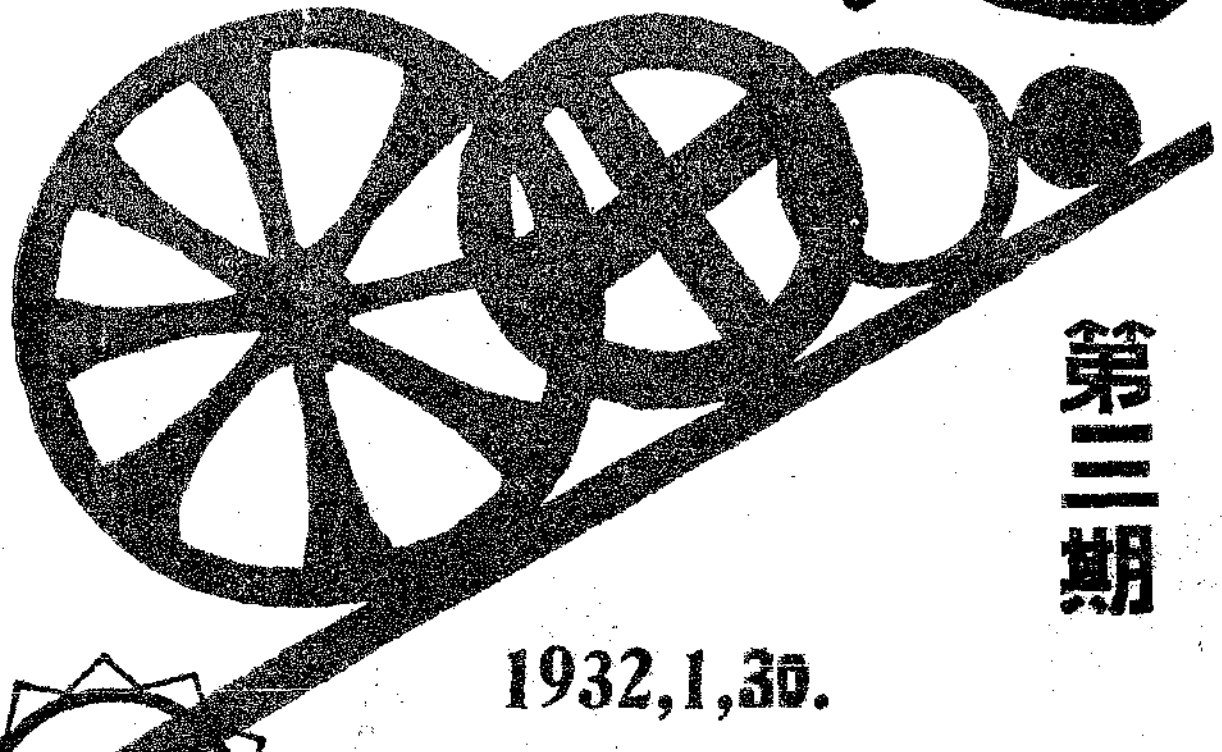


V. 496

The Quickstep

突進



第三期

1932, 1, 30.

突進雜誌社編印



PALEO 1022

突進雜誌社徵稿簡章

- 一，本刊以理論探討學說介紹問題研究爲宗旨。
- 二，本刊內容略分爲論著，譯述，文藝，介紹與批評，通信等項。
- 三，本刊文稿除由本刊同人担任外，並愿以本刊爲學藝界公開論壇，特別歡迎社外來稿。
- 四，來稿文件限於語體文，篇幅以五千字至一萬五千字爲適宜。
- 五，凡經本刊審定登載之稿，每千字致酬自二元至五元，但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六，來稿如係翻譯，請附寄原著，若不便附寄時，請將原著作者姓名版次號數詳細註明。
- 七，本刊對於來稿，有斟酌修改增刪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八，來稿無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爲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請用格紙謄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十，來稿請寄（一）北平景山東街北大第二院號房轉本社；
（二）北平椅子胡同北大四齋號房轉本社。

突 進

半 月 刊

第 三 期 目 錄

社會與自然.....魯 濱

二派哲學思想的現代觀.....德 君

現象的規律性與科學的認識...M. Shirvindt著...

.....魯濱譯

勞動價值論反批判之解答.....紀若之

現代資本主義與中國農村經濟(續完).....克 驪

英國重商主義的政策····· I. I. Rubin 著 ·····	白 靈 譯
自耕農制定政策論（續完）·····	宋 斐 如
挽回革命的退流走向新生的大道·····	屏 羣
現代國家論（續完）·····	一 霖
一九三二年的反日鬥爭·····	病 癘
錦州陷落與美國·····	法 眼
變（小說）（續完）·····	鹿 水
讀者通信（一）·····	江紹原
讀者通信（二）·····	化 一

社會與自然

魯濱

人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因其具有製造勞動工具的能力。動物是直接應自然，利用其自身的各種機官而消費自然品。即使動物不得已而去影響其四周的環境，改變自然條件時（例如海狸築堤），其所使用的勞動工具，亦不外屬於自身的機官。同樣，昆蟲類亦以自己機官，而製造其從自然中所採得的物質（例如蜜蜂製糖和蠟）。誠然，猿猴有時利用木棒敲打樹上的菓實，因而這被利用的木棒無疑義地是最初的勞動工具；但第一，猿猴使用工具是偶然的，突發的（非經常的，非永久的），第二，猿猴所使用的工具是現成的，

自然的產物，不會企圖把牠（工具）改良和變為實在的生產手段。人類的消費根本與動物不同。人要消費，必須生產；人不簡單地採取現成的自然品，而要運用工具去製作牠們（自然品），工具在實際上無異是人的自身之耐久的，至善至美的器官。根據這些。就可知道動物之適應自然純粹是帶着生物的自然性；在特定的自然條件之下，在生存競爭中，動物或者是被淘汰了，或者是獲得生活必需的許多技能。動物將其所獲得的有益的技能循序傳給後代，因而引起動物界的發展。但在人間則不然。人是積極地適應自然，改變勞動的工具。在人與自然之間，人建立了技術的環境，人之影響自然『環境』的強弱，須視這個技術環境的發展程度高低。因此，依照勞動工具的完成，人終於漸漸地從自然的權力（自然環境）下解放出來，但同時却增加其對技術環境的依賴；人沒有技術環境，便不能生存！

× × × ×

勞動工具無他，因得其幫助而能夠生產和促進一定的生產組織。換言之，勞動工具是測定在共同工作過程中的人們接交的方法。在社會以外，即同其他人們不發生關係，則無所謂生產，因而亦不能生存。所以，我們又稱人為社會的動物。

社會的生產活動為生產手段形態和勞動力所決定，換句話說，為世代相傳的社會生產力形態所決定。每一後代，得

到上代所積存的生產力，以進行其生活，決定其生產活動的可能與範圍。所以『人類歷史的關聯，終而形成人類史』。但是生產手段的本身，不僅是人類活動的結果，並且是自然的產物，和圍繞人類的『地理環境』的產物；地理環境，在社會生活中實演着重大的作用。在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上，勞動工具是處於最貧窮的地位，能夠去影響自然的社會亦站在最低級的階段中，所以地理環境幾乎完全決定了人類的生產。上古時代人們依賴氣候要比現在重得多。因此種限制，人們的大多遂不得不散住於各方。加以運輸的貧乏而強烈地阻礙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每一地方，是一個不同其他世界發生關係的閉塞集團。不用說，當時的地方性質並決定了生產性質：在肥沃河流的居民從事於農業，在草野的居民從事於畜牧，在森林的居民從事於狩獵，自金屬發現，使石質工具有進為鐵質工具的可能，所以鐵的使用，實為生產力發展的果決要素。從狩獵能否過渡到畜牧，當然要看有無某幾種動物為條件。在沒有這些動物的區域，其居民必停留在低級發展階段上。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致影響社會人類的地理環境之依從它們（生產力發展）的程度却漸次地增高。現代的文明中心點，都是以往人們根據氣候條件而能夠行生存的地方（如柏林，倫敦，巴黎等）。二百年前的英國，有四分之三的人民是從事於農業，但現在，佔人民總數百分之九十的城市居民却靠工業為生活。再在最劣等的土地上，如果

採用改良方法或技術肥料，則亦可進行有利的農業。像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所以，我們對於所謂地理學派在社會學上的觀點不能同意。地理學派（孟德斯鳩，貝克爾）以為社會的性質是依據地理環境的直接影響。例如貝克爾，他以為『妨碍正確科學發展之西班牙人的宗教，迷信和妄念，乃是西班牙政治和經濟頹衰之主要的原因。而這些宗教與迷信和妄念的產生，又是受不時地震和火山噴火的地理環境的影響。』。從這裡，恰恰表明在大多的民族，其社會政治結構及民族的性質雖不斷地發生變革，但它所處的地理環境却仍舊不變或幾乎不變（例如古希臘羅馬和現在希臘羅馬相比較，三百年前的英國和現在的英國相比較，革命前的俄國和現在的相比較，它們的社會政治組織大大地改變了，和從前的絕對不同，但地理環境改變了的却不多）。

× × × × ×

自然環境同社會相比較，其變動性質甚為遲緩，簡單地可說不變動的；既不變動的，所以就不是經常地能決定變動的發展法則（在社會的特定場合）。影響社會之自然環境的性質，不僅受決定於生產力的水準，並受決定於經濟制度，即生產的關係。譬如英國的地理特質——豐富的煤礦——實際影響英國發展的時候，祇在資本主義誕生的當兒。在俄國老早就存在的登尼波爾的石關，伐爾霍佛的河流和泥

炭池，若果沒有社會制度變改和現代的技術，則這些優秀的地理特質就無論如何不會成爲生產力發展的要素，反而到變成障礙，如泥炭池侵占了農人的許多土地，石關在遠古時妨害了航行。

同一的地理環境，在這個社會發展階段爲有害，而在別個則有利。

有些社會學家（如荷賓諾），謂社會發展的起點，當首推種族。他們對社會學的分析，先探究每一人民的自然特徵（皮膚顏色，頭腦構造等），然後再根據這些而與社會性質相聯結。據他們的卓見，以爲優等種族應治人，而劣等種族爲自己利益打算應被治於人。這種帶有帝國主義侵略色彩的種族論，根本與民族自決或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的主張相背馳，是一種最反動的學說。試看現在許多落後的種族，從前曾演過偉大的歷史的劇目，當大多歐洲人尙處於野蠻時期之際，印度人却已組成了一個文明民族，但如今，這個過去文明民族的印度倒落後了，而以往的野蠻人的歐洲倒文明了。所以這個的學說，可不攻自破，用不着怎樣用力駁它。

從上所述，可抽得一個結論，即是要分析社會決不可跳出社會圈子，必須要在社會本身去找社會發展的起點。我們已經知道，生產力乃是決定自然環境之影響性質的要素。人類依據生產力形態，就能夠或多或少地去影響偉大的自然。技術環境，即生產手段愈進步，則受自然的影響越減少。人

把自己的社會組織適應了生產力，再借助生產力而去適應自然界。因此，社會學分析的正確出發點，乃是社會生產力的水準的審究。

二派哲學思想的現代觀

德 君

本題「二派哲學思想」，就是指唯物和唯心而言。唯心與唯物，不知毀壞了多少個人的腦筋，到了現在才算是得到了相當的解決，——自然這種解決，或非後世所能滿意。現在怎樣解決了唯心與唯物？不用說這是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發達的結果。我們須要知道，真理是帶了極大的時間性，拋棄時間的真理，那一定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任憑你怎樣宣傳，怎樣煽動，都是毫無用處，結果不是自行淘汰，就是阻礙了社會進化。唯心論者所講的心，唯物論者所講的物，都是些什麼東西？心和物發生如何的關係？

唯心唯物的現代觀究竟怎樣？這是作者所要發表的主要意思。先哲的理論拿來作聖經，那是抹殺了時間，嚴格的說也就是反古，最底的限度也可以說是抄襲，在進轉不停的人類社會中，不應當有這些事情的發生——雖然這抄襲者們說是宣傳。

心是什麼？心就是精神，牠不是指心臟而說，牠不是立體的，所以牠在空間也沒有位置可佔。哲學家笛卡兒說：「人們有自己的思想，意志，感覺等等；只要他們自己省察自己，便知道他們自己是存在着。」他又說：「我想——即我在。」他這說法，我們暫時可以不去管牠；然而思想不能用手摸，也不能用鼻嗅，牠沒有顏色，所以看牠不見，更不能用來突尺去量牠，這樣的就是所謂心理現象，普通也叫精神現象，那末我們不能不提到人類運用精神的工具——神經系——了。

西山上的石頭是宇宙間一種特定的組織，牠不但不能說話，並且沒有生機，不能在地球上跑。狗又是宇宙間一種特定的組織，牠雖能在地球上跑，但沒語言，不會作深刻的思想。人類的特定組織，在地球上算是很完全的，所以他的精神生活，真正意識，也很完美。

我們要知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能思想的生物，並不是什麼超凡的，從一個不可知的神秘世界降臨下來的；恰恰相反，我們從自然科學中知道，人是自然界中的產物，經

過了長期的進化，才現出了這有組織的複雜體，他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即以我們所知道的，所看見的世界而論，精神作用，或者說是心理現象，不過是一切現象中之一小小部分罷了。但精神只能存在於腦髓中——牠是特定形式組成的一種物質，不但和西山上的石頭不相同，就是狗的腦髓都和牠不一樣。

我們又須要知道，當地球尚未成爲一個凝固的行星時，彷彿現在的太陽，爲一個熾熱的火球，那時地球上還沒有生物，更沒有能思想的生物；從死的自然界中，發生活的生物，再從活的生物中生出能思想的生物。就是說先有了不能思想的物質，而後再由這不能思想的物質發生能思想的物質——即人。自然科學的證明是如此，那就很明顯的「物質爲精神之母」了，但是崇拜精神的唯心論者，確是把母親看作兒子，這個，似乎在現代——科學已有相當的發達——不應當這樣說。

我們既然知道，能思想的人還沒有出現之前，物質就早已存在，地球的存在，比起在這地球上的任何精神的存在都早得多。換句話說，物質的存在是客觀的，與精神無關；反之心理現象，不論何時何地都不能離開物質而存在或獨立，絕對沒有無腦髓而能思想的人，那末精神作用，即心理現象，不過是依據於特定形式組織起來的物質的一種副產品，一種機能就完了。

唯心論者說他想他才存在，其實不想亦是存在，就是他死去不會想，也可以知道物質的肉體是存在着，構成物質的輕氧氮炭永遠的存在宇宙中不會消滅。心理學大家詹姆士說：「認定未來的目標，而選擇的方法和工具，以求達到這個目標，這種行動，便是心的作用的表現。」本來唯心論者——或稱他們為科學的唯心論（？）——若在十九世紀的末葉不能不說少有供獻，但以現在來看詹姆士的話，是把一切政治上的行動看作心理的表現，自然一切的政治形態，文化制度也作為是心的表現了。他們自己以為是科學的，是由生理產生的；不知無反理性的本能，政治構造更非心理構造，離開物質沒有生理，離開客觀的環境怎樣規定這個目標呢？不過政治構造有極小部分的心理作用就完了。

物是什麼？物就是物質，牠能被人的感觀所感覺；因為牠是立體的，能在三元的空間佔有位置，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牠的形態，聽見牠的聲音，嗅着牠的氣味，牠是有不能變為無，牠是動的片刻不能停，牠是電子和電子的動及其間的一定關係所構成的東西。

宇宙間不同的物質，是由不同的分子集合而成的，分子更由不同的原子構合而成。宇宙間任物質之根源皆為原子，故原子為物質之不可再分者，此即所謂原子說。久為學者所深信，而視為確不可拔，不可竄改的學說。然以近世電學的進步，鎂的發現，放射性的發明，而原子由電子構成之說又

出。

按原子的構成如同宇宙，陰性電子居中，陽性電子環於其外，正如太陽之居中而地球等繞之以運動。且陽性電子各有各的軌道不少錯亂。此電子之電磁單位，活動的影響，半徑，重量等等均為吾人測出。所以世人對於物質已有一種新觀念。根據此種新觀念，以解決所有一切的問題，即所謂統一的方法。

物隨時間而變化；一種是自然的：如寒溫各帶，河流的濫汎，火山的崩裂，氮的循環等等。一種是人為的；如長城的建築，運河的開鑿，液體空氣的造成飛機的發明。所有這些物質的變化均脫離不了時間。

物與空間的關係，更為奇異，在普通的現象中，是按牛頓的定律的，如： $1+2=3$ ； $(a+d)^2=a^2+2ad+d^2$ 。但有時在特別的情形之下，就不如此，如：一體積的氧與二體積的氫化合而成為二體積的水蒸汽，以 $O_2+2H_2=2H_2O$ 表之。但其重量雙方仍相等，故重量為物質的特徵，外形並非物質的特徵，物質的有也是以重量為基礎。

此種現象，不但在最小的原子中有之，就是最大的宇宙中，如各行星之關係亦有之，此即為哀因斯坦相對論的一部分根據。許多的唯物論者，他們看成宇宙只是依牛頓定律而演進，而否認哀因斯坦的定律。或把哀因斯坦的定律誤認為一而二，二而一是唯心派的觀點，根本不可要，這是如何大

的一種錯誤呢！

物與心我們說了一個大概，現在進而說牠們的關係。但是先要說的却是關係，而第二步才說能說到心與物的關係。

只要提到關係，就可使我們聯想到哀因斯坦的相對論，因為哀氏的相對論實則就是關係論。如果我們停在一處聽禮拜堂的鐘聲，那末三分鐘或五分鐘就可以不再聽見，因為音牠依一定的速度前進，音波已竟離開了我們的耳膜。假如我們依音速和音同時進行，那末一定的就可以永遠聲見鐘聲，直到音的消滅才算完了。這樣一個單簡的事實，使鐘聲對我們有二種時間上的不同的觀察。這樣，唯有這樣使我們能認識關係的重要，什麼是關係的重要，就是觀察者動或靜的關係。果然把心與物獨立的放在眼前，我們絕對不能說明宇宙間的一切。

心與物的關係是什麼？簡單說一句就是「經驗」。經驗是由意志到物質的一種優越的行爲方法。現在我們簡單的說來。

俗語說道：「精神愈用而愈有」這話是說精神被「用」而得強健，同時又說到了經驗的價值。中外歷史告訴說：凡是能夠解決社會上重大問題的人——不論他是思想家或是實行家——都是最勇敢能勞力和勞心的人。精神是體力經過神經系的一種表現，牠愈經練習愈敏銳，愈用愈靈活。思想是神經系中對事物的一種觀念，進一步的演成觀念的途徑，

即其活動。

觀念有兩種來源：一是由於感官直接或間接得來的；一是由於觀念活動時相互結合而產生的新觀念。前一種的錯誤是由於誤解事物；後一種的錯誤多由於比擬，幻想。美國的一部分人民認為日本出兵東北是自衛，就是前一種的錯誤，耶穌教講什麼天堂地獄，那就是後一種錯誤。

經驗是淘汰觀念幻想的最好方法，也就是練成真正智識的一種工具。感官直接或間接得到的觀念雖多，然而如果不使其活動起來，經過一定的途徑，就不能產生新的或認識善惡。研究，拋開事物的研究，不是真正的智識，只有在經驗之中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智識。

觀念的途徑與經驗相合才能產生意志。意志不是人人生來就有的，小孩子吃和穿是非意志的，隨遇而安也不是意志的。

人們有了智識，帶經驗的智識，才能在心理上產生情趣，所以更能進步，才能作成一個思想家或實行家，因為愈生情趣，求達到其目的的意志愈堅固。牛頓是力學家又是天文學家，又是數學家，又是哲學家；我們則一無所成，好像我們是沒有他那樣天才似的，其實腦髓的構造相差無幾。

如果這樣還不能說明心與物的關係，那我還可以說：「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這便是說物質經過感官，人們才有精神的存在。這也就是說：「從來未經過聲色的人（生來

爲聾瞽者)他心裏就沒有聲色的認識，沒有聲色的要求與情趣，更談不到聲色的理解與智識和衝動。

果然作一個本文的結束，當有以下的話。

(一)

物質在宇宙中先生，
精神是副產品。

人類歷史的花樣無穹，
只有物質支配着才前進。

我們與事物接觸，
先生情趣，而後理性生。

我們的行爲永遠
永遠免不了錯誤與試行。

(二)

智識不分對自然與對人，
只可努力前進。

對自然的關係是理智，
所以理智愈發達，愈能征服自然。

對人的關係是理智，
所以理智愈發達，愈能免去戰爭。

人們！努力罷！
總可以使戰爭消滅於無形。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

現象的規律性與科學的認識

M. Shirvindt 著

魯濱譯

觀察圍繞我們的自然現象或社會生活現象，我們很容易發見在這些現象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一定的規則。日變為夜，而夜又變為日。年節——春，夏，秋，冬——之相互的定期交替；變易溫度的條件；發生植物的產生，發展與滅亡；飛鳥在冬季離開寒帶，而春季又重返北方。機器技術的發展，往往帶連着民衆的普羅化，大工廠生產的發展和工人階級組織的增長。在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中的這種相關聯的必然性和規則性，在科學上稱之為規律性；我們肯定在自然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切，都執行着一定的法則。

『法』這個字，在最初是用於生存在社會中的人類的行為規則的意義上，和指示人們相互行動的準規地重演。而現在，有時則用於國家所創制的法律的意義上，有時則用於別的意義上：當我們欲表明在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現象中的必然關連時所稱呼的科學法則。

這樣，『法』這個字從人們行為的領域進入了關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人類知識的領域，可是在這個之下，當人們論及自然法則和社會生活法則的時候，他們還不時把『法』這個字看做帶有人們行為規則的意味的，這就是說，他們在自然法則或在社會現象法則中還看見規定現象和統制這些現象的規則。人們曾以為一切的現象是服從某一超然的力量，是服從似乎為全世界創造了一定法則的上帝的意志；人們更以為這個上帝所創造的法則，世界的一切都要服從的；它進行了某一定的計劃，探求了某一定目的而使世界一切與此相符合，換句話說，即是目的底適應。如果以這樣的見地，則我們所觀察的規律要成為目的底規律了。對於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的規律性採取這種觀點的，直至如今，在有幾個哲學家的學說中還保留着呢！他們雖不談什麼創造全宇宙法則的超然的力量和適合其所規定底目的，然他們却企圖發明在現象進行中暗藏着目的律的事理（他們說：在圍繞我們的世界現象的變動中，漸漸實踐其內在底目的）；但一考察其論斷的實質，就表現他們的觀點同上面所分析的對規律性的宗

教觀點沒有區別。就實際而言，目的不爲何人所規定，誰也不能規定其目的，這已是無可爭論的事實了。如果某人絕對承認現象的本身存在着目的而行其這個目的底思維，那無異回復到超然物體的思維。目的論對規律性的觀點，以明的或暗的形態代表着宗教的觀點。



在現在，規律性的科學觀點是對立這種宗教的觀點。我們欲以科學地解釋某種現象，必須提出爲什麼發生這個現象的問題，爲什麼它（這個現象）這樣實踐而不那樣實踐，換句話說，我們須提出關於原因的問題。探求這個現象的原因，須探求同這個現象相連繫的和產生這個現象的別個現象；像這樣的相互聯繫，是經常地反復重演的。現象A，必定產生現象B，而現象B的產生，祇是在有了現象A的時間和空間。我們考察現象間的經常的和必然的聯繫，就可發見現象間的經常的原因的聯繫，發見現象內在的原因的規律性。規律性在這種科學的理解之下，則上面所引證的關於統治世界底目的律的概念就必會消失；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法則，我們已不是看做某一人意志的命令，而是當作秩序的表現，這個秩序是存在於現象內身，這個秩序是爲研究這個現象的人們所發見。這樣，原因的規律性，就是科學的規律性了。而曾被我們所考察底目的律（如有機體去適應環境底目的律），其本身不外是作爲基本，普遍法則的原因必然性法則的表

現。



對於自然現象的關係，現時已肯定了現象是規律性的觀點，即是現象是根據一定法則而完成的。但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還存在着不同的異議：關於社會現象的規律性的問題，有些的現代學者認為還沒有解決。直到現在，統治的社會科學家之間所爭論的問題，不僅在社會現象是甚麼的法則，不僅在怎樣去發見這個法則，並且還爭論這個法則是否存在的問題。現代的學者，否認社會歷史的進程的規律，而提出下面的意見：社會現象——他們說——太複雜，要比自然現象複雜得多，因此要想在這裏探求規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這種的辯駁是絕對的不穩固，因為如果我們就借它為立場，則即可根據這種的原則（確切點說，根據這種不正確的原則）而斷定即在自然現象的領域中，亦有許許多多的現象談不到甚麼規律不規律了：化學現象雖比物理現象要複雜，但生命現象更比物理和化學現象要複雜得多。現代學者常常所提出來的另一種的駁論，認為在社會現象的構成中參加了人類的意志，因而社會現象的領域是為人類的個人意志所統治，而無所謂受規律的支配。這個的駁論比前者的觀點（認社會現象太複雜，比自然現象複雜得多的觀點）要厲害。不錯，人類的意志固參與於社會現象的構成中，但這祇是給與社會現象的規律以特殊的性質而與自然現象的規律相區別，決不是

把規律性從社會現象的領域中趕出去。)(關於此點，我當另著論文，詳細指出這個駁論的錯誤。)我們知道技術的發展，經濟，經濟關係的發展，以及社會形式的發展都是根據一定法則而完成。所以，縱然社會現象比自然現象為複雜，縱然人類的意志參與在社會現象的構成中，但終不足以阻礙這社會現象是根據一定法則而完成，終不足以阻碍它們所具有的規律性。若在人們推演歷史，覺悟地研究和預謀某一底目的上，當然是使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相區別。即是在自然現象的歷程中，亦有所謂人類意志的『參與。』人們參與自然現象的領域，根據技術的每次勝利而漸次擴充其範圍。但是自然現象的本身，終與人類的意志無絲毫關係。『在自然中，若除開影響自然的人們的力量，則我們所見到的祇是死的非覺悟的諸力量，以這些力量的互動而完成一切所執行的一般法則。……然在社會歷史中，一切行動的力是參有意識和有思維地行動。』(見『路易費而巴哈』)可是這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間之存有區別的主要觀點，終不會得出社會歷史的過程非規律性的結論。人們雖在歷史中行有覺悟的行動，追求這個或別個底目的，然被個別人們所提出底目的，在大多的場合之下是不能達到的：探求各種目的底人們行動之相互的衝合；人們行動錯綜交叉的發生，故由於這種情形所產生的結果，已不是根據此或彼的個人意志，而是根據個別人們間所衝合的意志和同人們的意志不相關聯的別的東西相混合

的行動原因的總和（關於目的混合說）。這樣，就可知統治社會歷史的過程的，不是什麼個人的意志，而是歷史的必然性。



在社會中所執行的一切，同在自然中所執行的一切一樣，有其自己的原因及從這原因所產生的別個原因，換言之，即是具有原因的必然聯繫性。但是我們爲什麼還常常應用『偶然』這個字，譬如說某人偶然撞倒電車下，某人在火車上偶然看見數年不見了的標記以及其他等等的事物。難道有『偶然』存在嗎？不錯，有偶然存在，但是其關係極其微渺。某人撞倒電車下，乃是許許多多複雜原因的結果：在一定原因的影響之下，他於某一時候出門，以一定的速度行走某街；又在或種原因的影響之下，他連走帶想而聽不到開車員的搖鈴；在另一方面，在一定的原因影響之下，開車員甚爲疲倦而忘却車須另轉方向；再由於某種原因致電鈴聲音微弱；再由於一定原因致制車機動作遲鈍……以及其他等等的原因。因爲這樣，所以即使這個人偶然壓死在電車下，而這個的偶然亦不外是必然原因過程的中斷的結果。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偶然乃是必然的特殊場合。『偶然往往依從暗藏的內在法則，祇要我們去發見這法則就成了』（路易費爾巴哈）。科學就是要發見這些法則的。

勞動價值論反批判之解答

紀若之

勞動價值論引起了異常衆多的反批判。我們應該承認，大多數的反批判之由來，多半因為未能清楚地說明這一理論，尤其是關於商品價值之構成，非由於其生產所消費之個人勞動，而由於所消費之社會必需勞動，未能予以充分的說明。

一， 馬克廖德(Makleod)底反駁

實際上，在現在，仍是常常重說馬克廖德底論據。他是反駁勞動價值論者之一，他曾經指出，油業主把油從馬賽到巴黎，從巴黎到馬賽往來。運輸二十次，油也不會因此便騰

貴起來。明顯的，這樣的辯駁，同現代的勞動價值論，是毫無一點的關係。因為往返運輸許多次的生產品中，是含蓄了多量的個人勞動，決非社會必需勞動，而能提高價值的，則祇有後者（社會必需勞動）底量的增加。如果此種前進後退的旅途，乃某種的社會的必然所致，如果往返的運輸，已成為「生活現象」，如果農民（例如懼怕沒收充軍需）許多次地去而復返，終不得到城裏，那末，城裏的麥子底價值必然大漲。這樣像馬克廖德這樣的辯駁，不特不能駁倒這一理論，反而明確地證實了勞動價值論。

關於他的另一反駁，同樣地是無濟於事。如果——他說——勞動是價值底來源，那末從深井中淘出來的垃圾，便應有很高的價值。

假若個人勞動創造價值，則此種反駁不為無理由，不過原為價真乃社會必需勞動所創造，對於這樣方法掘得的垃圾，社會絕無必需，所以，這樣的反駁只是指出，在價值學說中，尤其必要看重於社會的必需物品。

馬克廖德反駁勞動價值論的第三點，同樣基於此種誤解上。他的反駁底理由是：拾起一金塊，或一個寶石，並無須費去很大的勞動，然而金塊或寶石却有很大的價值。這樣反駁，是忽略了一種事實。須知在拾起金塊或寶石之前，必先找到牠們，而在找牠們的期間，不只找得牠們的人，要費去大量的時間，同時且費去許多找不到牠們的人們底大量的

時間。

忽略這種事實的人們，不妨把託爾斯泰說的關於一個愚魯的農民的故事，向他們提說提說。一個農民吃了三個大面包，仍覺着自己未吃飽。遂又吃了一哥比買得一塊的很小的面包，於是覺得自己飽了；這時他遂認為使得他飽了的，僅是這一小块面包，於是痛惜其買那三個大面包白白費去的錢。

二， 凶年與豐年的食糧價格

對於勞動價值論，人們常常這樣的反駁說，無論是在豐年或凶年，農民用在田畝上的勞動，是同一的量。但他的勞動生產品底價格，豐年時却比凶年時便宜。這件事實，同勞動價值論沒有任何矛盾底痕跡。

無論是在豐年，抑是凶年，既然彼此用去的勞動量，大略相等，而兩個收穫底價值之總額，亦必大概相等。現在我們來說說單獨的一石食糧底價值。一石食糧底價值之決定，須把農民用去的勞動底總量，按照其收穫若干石的食糧，等分而得出的勞動量。收穫愈少（凶年時收穫自然要少的），則含蓄於一石食糧的勞動愈多，其價值亦愈大。這應該是很明顯的。如果農民工作底強度是中常的，用的是中常的工具，收穫二百石食糧，須用去兩千小時，則每石食糧之價值，必然等於十小時社會必需勞動。若在同樣條件之下（即中常的強度，中常的工具條件之下，因為凶年的緣故，僅僅收穫

得一百石食糧，則每石食糧底價值，自然非十小時社會必需勞動，而是二十小時了。這樣，勞動價值論豈不是很清楚地說明了，爲什麼一石食糧底價值，在凶年時要比在豐年時高嗎？

三， 封鎖起的城市中食糧底價格

人們反對勞動價值論，時常提出這樣的反駁，謂勞動價值論不能夠說明，爲什麼在被封鎖起的城市中，食糧特別貴。要知政治經濟學底任務，只在於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現象。勞動價值論，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市場中的一切製造的，或不製造的商品底價格現象，都能予我們以說明。而在封鎖起的城市裏，我們難以找到資本主義經濟，恰恰相反，那裏的經濟差不多是有計劃的。所以，政治經濟學無須也不能說明那裏面發生的經濟現象，因之，這一門科學中之一部的勞動價值論，同樣無須做這不能做的事。拿它所無須去做的事來非難它，這何異於以不能預防毒蛇之嚙傷我們，來詰責外科術呢？

四， 價格底季節的與地域的變動

現在我們可把因不懂勞動價值論，而加之於它的反駁拋開，轉來看看實際上似乎同勞動價值論立於矛盾地位的各個場合。

每個到極遠的塞北去的人，都知道，那裏的魚，冬季比夏季貴得多。同時，捕一百斤魚所消耗的勞動，冬季比夏季並不多，反而減少，因爲冬季的嚴寒，驅使魚類麤集於靠近

沿岸的水下，愈是牠們麤集在一定的地方，則捕牠們所用的勞動自然愈少了。

捕魚用的勞動少，而其價格反貴，用的勞動多，其價格反便宜，這種事實，似乎同勞動價值論完全的顯明的矛盾着。勞動價值論底批判者，至今未利用這種事實做爲他們批判底根據，主要的就是因爲這些經濟學家們尚未熟悉塞北的實際情形。

但是，若我們加以深思，則我們可以看出，價格底這種季節的變動，初看起似足以駁倒勞動價值論，而實際上，能夠最清楚地說明它的，還只有站在這一學說觀點之上。

每種商品底價值比率，固由於生產該商品單位用去的勞動量來決定。但經濟概念的社會，完全不一定要同國家的界限相符合，它常常出乎一般公認的意義以外，而有不斷的變動的範圍，尤其是在遼遠的塞北的條件之下。況且在戰前時期，在那個地方，是不便利的交通統治着，經濟概念的社會，時因季節關係而遭大的變動。冬季中，冰與雪築成了便利的橇車大路，經濟概念與經濟單位的社會，遂較夏季而變成大的幅員。

夏季中，塞北在經濟上完全同其餘地方隔絕，形成完全孤立的個體；所以，在這一季中，魚底價值便只由於這一產魚區域捕魚所必需的勞動量來決定，至於在冬季中，魚底價值，已不僅由於這一產魚區域捕魚必需的勞動量來決定，其

領域已經擴大，其餘產魚較少的地方也包括在內了。這必使產魚較少的其餘各地，發生與此相反的現象：冬季中它既同產魚的塞北聯繫起來，則魚底價值在這裡必然減低；而在夏季中，產魚較少區域之魚底價值，勢必為產魚較少的條件所限制，價值因而提高。

這樣，魚底價值之總額，仍然是不變動的，兩個季節中仍相等。而變動的只是此總數之構成部分，此處減少之數，便是彼處增加之數。

地方上價格之高漲與跌落，除開季節關係而外，還能為其他的力量所引起，如把某一地方同其他有經濟關係的地方隔絕起來。

西比利亞西部，曾供給大批的牛油於歐俄。所以，戰前時代，歐俄地方牛油底價值，是由這彼此相聯的兩個區域平均社會必需時間決定的（其向英國等地輸出，為要不使我們的敘述陷於複雜，所以我們把它拋開）。

戰爭爆發了。西比利亞鐵路被軍隊佔據了，貨運完全陷於停頓狀態。兩區域間的經濟結合被隔斷了。它們彼此完全『不相依』了，於是每一區域的牛油底價值，差不多由每一處單獨的來決定。因為這個緣故，歐俄地方，既無美好的牧畜專業底條件，製油需要根多的勞動量，於是牛油價值遂大漲，西比利亞西部則反是；牛油價值大大地跌落。甚至有人說，那裏有一個時間，曾把牛油做為造紙之用，代替通常所用

的豬油。

純政治原因也可發生這同樣的影響，如果它們是把此一區域同彼一區域隔絕開。古巴地方，有製造葵子油和生產小麥的特別適宜的條件。因此，當國內戰爭一時把牠同俄國其餘各地隔絕開之時，這兩種生產品底價值在那裡便跌落，而俄國其餘各地則大漲。

上面舉出這幾種場合中價格跌落的現象，通常只企圖用需求縮減來說明它。這樣的說明是犯了異常浮淺的錯誤。如果需求縮減，供給不也要隨之縮減嗎？因為誰也不生產缺少需求的商品。供求差不多常常是均衡的，價格之所以跌落，這就是說不在於需求之變動，而在於因社會底經濟界限之變動，變動了此種或彼種商品之生產所需要的社會必需時間。

如果經濟關係未完全斷絕，而祇是削弱了，那末，我們上述的現象也就不如是之緊張。大戰時期，西歐各國家中許多處是這樣。

五，時髦的與不時髦的商品

某種商品單位之生產，無論它是否時髦的商品，都同樣需要某種確定的勞動量，這應該是很明顯的吧。但事實上，任何人都知道，時髦的商品比不時髦的却貴得多。這種現象，又怎樣同勞動價值論調和呢？

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價值定律，在實際生活中，常常

是被破壞了的，如同重力律在劣等的建築家應用之下，明明房子傾塌了，軋了薄命的房主人底頭顱，反自以為勝利而歡欣鼓舞，是一樣的情形。如果在建築房子時，不充分的注意引力律，倒如把上層安置得特別褊小，這房子當然不能建立的鞏固，同樣的，如果勞動價值定律被破壞了，則商品底生產亦必為無意義的。

生產不時髦的商品之所以無意義，因為價格低過了勞動價值，而且前者（價格）之所以低過了後者（勞動價值），是因為這種商品底生產沒有必要了。如是，在現場合中，價格同價值成畸形的事實，非破壞了勞動價值定律，而是肯定了這一定律，此定律一被破壞，便使該商品無再生產之可能。

自然，不能夠否認，時髦的商品在剛一開始銷售中，價格往往比其勞動價值高得多。但勞動價值定律之此種形式的破壞，實際上便已帶來此一定律底還原與支配的成分。高過於其勞動價值的價格，誘惑許許多多的企業主轉來生產這一時髦的商品。牠的數量底增加，往往使其價格跌落至低於其價值水準之下。如是，高過於其價值的價格之提高，必將自動地使價格低於其價值，如漲潮一定帶了來落潮一樣。潮之經常的交替地漲落，不能排除海洋之水有一定的中常的水平存在，價格之時漲時落，也不能同商品之相合於其勞動價值的一定的中常的價格水平，形成若何的矛盾，反而為此水平

所限定。進一步說，對於時髦的商品，需求超過了供給，於是其價格高過了牠的價值。至於對不時髦的商品，則是只有供給，而無需求。在這樣的場合下，供過於求，使價格低於其勞動價值，應該是明顯的事了。

前者是求過於供，後者則是供過於求。我們已經說過，價值問題底正確的提出，在於供求彼此均衡，商品之價值與價格，便在同一水平之上。不過，同樣的商品底價格高低之不同（視其是否是髦），實質上並不能併入於勞動價值論討論的範圍內，而只是說明，在需求底影響之下，商品底銷售價格離開了價值底水平，以及此種離開價值底水平的事實，如何地促成初看起來似乎被排除的勞動價值定律之實際的實現。

六，陳酒

亞丹，斯密為要證明勞動價值論之正確，曾不惜舉出陳酒貴於新酒的事實以為例。心理學派最大理論家之一的Bem-Baverk，不了解，亞丹斯密——以及其幾十年中繼承者——如何在這一事實中看出勞動價值論的實證。酒，在置於罈罐中埋起以後，已非新的補充勞動底客體，而是無人動牠一指的。但牠的價值却不斷地，且迅速地年年增加。這樣，依奧大利經濟學家的意見，這種事實，不是擺在我們的面前的明證，却是勞動價值論之被推翻。

許多人都這樣感覺到，關於陳酒底高價值的問題，並沒

有某種大的經濟意義。古典派偉大的經濟學家李嘉圖認為，勞動價值論只是應用之於能夠自由製造的物品。至於不能自由製造的商品（偉大藝術家的圖畫，古玩，古錢，罕有的筆蹟等等）之價格，則『全由牠的罕奇』而決定，完全不依於牠的勞動價值。

李嘉圖的此種見解，甚至在現代經濟學家中間，尚有許多的同意者。許多的人們把陳酒歸在不能自由製造的商品以內。所以，他們不把這陳酒的特殊，予以重大的意義。但我們根據下面兩個原因，認為這是錯誤的。

第一，我們相信，勞動價值論同樣可伸展至不能自由製造的商品，而且此種類的商品之數量，決不像李嘉圖列舉的那樣少。在另一地方，我們將站在勞動價值論觀點上，盡量地說明偉大的藝術家底作品之高價值。下面我們將更指出，這一理論是如何地說明了古錢，古玩以及李嘉圖列舉的其餘商品之價值。

第二，我們認為無論如何不能把陳酒歸在不能自由製造的商品之列。不錯，陳酒底製造是需要某種較久的時間，但製造一隻軍艦，不也是需要幾年的時間嗎？飼養牲畜，尤其是養象，不是需要更久的時間嗎？但如便認為這些商品不能自由製造，非妄談而何。

這樣說來，關於陳酒之範圍問題，是否能應用勞動價值學說，應無辯論的餘地。恰恰相反，此種特殊却包括了能夠

自由製造的商品之很大範圍，無疑地應該是歸於勞動價值論領域內，毫無例外的為其所統治。

每一種理論都不能無特殊，不過所謂特殊，祇能在進一步地分析之後，發現其為另一種現象。但這往往是一種理論之新的證明。

因為這種種關係，關於陳酒之價值問題，不能不予以注意。許多的經濟學家，往往以陳酒底美質等等來說明牠的高價值。不消說，這是完全離開了勞動價值論的觀點，因為若照這樣說法，高大的價值，不是因為有含蓄在商品中的大量的社會必需勞動，而是因為牠的效用大。這樣的說明，是把大的使用價值同大的交換價值混合了。

我們要拋開這種不適用的理論，應該另尋其他的說明。Bem-Baverk 以為陳酒與新酒含蓄有同樣的勞動量。初觀之，似乎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這也不過僅僅是初觀而已。保藏酒的罈罐，實際上要漸漸損廢而不適用。所以，製造牠的部分的勞動，漸漸化歸於酒底價值之上，並隨酒之價值而實現，如同機器同建築物底價值，在生產過程中，漸漸消磨，化歸於其生產品之上一樣。再近一層，假若罈罐不加以保藏，則酒必然蒸發無疑。所以，陳酒之價值應該把保藏牠的勞動，也必須包含在內，愈是擱得年限多的陳酒，則此種勞動量愈多。然而為要說明最高價值的陳酒，這一切還不見得充分。所以，仍須再進一步的考察。被保藏久時間的陳酒

中，有一部分要腐化了，一部分流溢出(如因罈罐底破裂)。幾罈酒之中，能夠保存得許久，以至於完全成熟的，有時祇剩有一二罈，其餘的常是『同歸於盡』。在目前技術條件之下，這是不能避免的，也是社會必需的。因為價值之決定，非由於消費的個人勞動，而由於社會必需勞動，則達於成熟的那份酒的價值中，實際上要包括了消費在製造其他較次的酒，以及完全損失了的酒之勞動。如果把此點加以注意，則不難看出，陳酒底價值，不但沒有高過牠含蓄的勞動價值，而且恰與之符合。

亞丹斯密雖然承認價值由勞動構成，但他未提出其社會必需的性質，所以，若是站在他的勞動價值論觀點上，則陳酒這一例子，決不能做為勞動價值論正確的證明。Bem Baverk 指出他的錯誤，這是對的。價值由勞動構成，但必須嚴格地指出其社會必需的性質，站在這樣的勞動價值論觀點上，則陳酒這一例子，不但不能駁倒勞動價值論，而且證實這一理論之正確。Bem-Baverk 以為他也可以駁倒這樣的勞動價值論，這無異一個軍事家，用其足能攻破中世紀城市的砲隊，便以為亦能攻取現代的第一等的堡壘一樣。

七，古玩，古錢，古代器皿之價值

同勞動價值競爭的效用價值說，為自己定下了一個用效用說明一切商品底價值的目的，不問其能生產的數量之多寡，也不問其是否具有此種性質。

若果勞動價值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放棄最後種類的商品底價值，若果它不能說明牠們，則它同效用價值說相比，將是資本主義經濟中較不普遍的，較不成廣大應用的理論。而後者不必大大地優於前者，因為在同一條件之下，每種愈高明的理論，其所包括的現象亦必愈廣汎，而它所能說明的事實亦愈多。

如果這樣，我們便又回到上面的結論上來了，古玩，古錢，及不能自由製造的等等商品底價值，勞動價值論也應該予以說明。對於勞動價值論，這一問題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這種類商品底數量，想到的雖似很少，實際上歸於這類商品之例的却很多。

現在先來說明古錢底價值。上面我們既已把陳酒底價值說明，則今後說明古錢底價值，也就不見得困難了。在某種限度上，古錢底高價值，是被決定於保存牠的博物院之消磨，以及其保存與顯示之價值。最後一點有很大的意義，因為牠的保存者，往往是有高明學識的人們，而他們的勞動則為熟練的，在時間單位中能生產很大的價值。最主要的，則是這些古錢的獲得，要吸去大量的社會必需勞動——一種發掘，通常需要很多的勞動（不熟練的發掘人的勞動，熟練的有學識的人的勞動）。況且，並非每一次的發掘，都能予以十分豐富的結果。所以，每次有成效的發掘所獲得的古錢，工具，器皿等等，不僅含蓄了獲得牠們的這次發掘費去的勞

動，而且實含蓄了無成效或成效較少的發掘費去的大部分勞動。

古玩底特別高的價值，除開上面方才指出來的原理以外，還有因為他們是最高強度的熟練勞動底產物。例如 Venera Miloss 的彫刻像，許多人們的意見，都以為是一切彫刻作品中之最大天才的作品，很明顯的，像天才家這樣最高強度內熟練勞動，根據上述原理，應該創造最大的價值。如果此外再加上保存，發掘等等的勞動價值，則古代的紀念品——彫刻像之有高價值，將不會成爲一種謎語了吧。

偶然發現的某種個別的藝術紀念品，某個時代的罕有古錢，一點也不能改變其一般的高價值。這些商品底獲得與保存，已爲鐵鑄的法則一般，需要消費極大量的社會必需勞動。

最後兩段中（陳酒同古代器皿底高價值）討論的問題，能夠清楚地了解了它，祇有加以深刻的注意，這種商品底價值之決定，不僅僅由於生產牠費去的社會必需勞動量，而且也由於應該消費的，但不能創造何種新的生產品的社會必需勞動量。

這樣的說明，同熟練勞動比不熟練勞動能創造高價值的說明之相似點，亦即在於此。

寶石同金塊底高價值，也必遵此理才能說明。

我們知道，商品按其價值而銷售，是因為有競爭存在。

在現場合中亦然。

假設古代器皿底出賣價格，高於牠的價值，即高於消費在獲得牠與保存牠用去的平均勞動量。那時，此種發掘底數量必然明顯的大大地增加；因之，此種古代器皿的商品亦隨之增加，而其價格這時將跌落至其價值之水平（有時或許低於其價值）。

再假定陳酒底價格低過了牠的價值，即是說低過了用此製造五瓶酒，而只有一瓶酒達於成熟所用去的總的勞動量。在這樣的場合下，陳酒底數量減少，其價格必然提高至其價值之水平（有時且可高於其價值）。

進一步來說。假定有兩個熟練的獨立的手工業者：鞋匠與木匠。再假定他倆在該社會中獲得同樣的敬仰，一天之內，鞋匠與木匠能生產同量的價值。總之，他倆是處於完全一樣的條件下，祇是後者的不能善於學習這門手藝的人，多於前者兩倍。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能生產完全相等的價值，則關於學習何種手藝的問題，大多數的青年們將擇選前者無疑。前者與後者對於他們的利益一樣，但前者比後者，却能有速效的兩倍的機會。結果是從事於前者的，比從事於後者的人數大大地增加。這種情形，在其他相同的條件之下，必使木匠一日中所製造的生產品底價格增長，直至製造場所中的不善於學習的學徒，獲得充分的報酬的比例而止。這樣，木匠的生產品底出賣價格，不僅由於他用在於生產上的

勞動量（學徒們的勞動不包括於此）來調節，而且不由於未具有這行手藝聰明的人們費去的勞動量所調節。

還要應該指出，不僅僅在能自由製造的諸商品之間，有競爭的可能性，即在不能自由製造的諸商品之間，亦有其可能性。例如 Bottichelle 的圖畫之出賣價格，不能貴於 Ra-faele 的圖畫。同時，不僅僅在同種類的商品間，競爭有可能性，即在不同種類的商品間，競爭亦有可能性。例如 Bo-ttichelle 的圖畫，不能貴於 Mikele Andjelo 的彫刻。這樣，不就是在不能自由製造的商品中間，不是亦有很多數量的商品在競爭着，使無可能提高其價格至其勞動價值以上嗎（不熟練的勞動亦計算在內）？

不能自由製造的商品不僅僅要同不能自由製造的商品競爭，而且要同完全能自由製造的商品競爭。例如美國某大銀行家，很有可能購得 Torvaldsen 的作品，但因為無極的貴價，他遂想了又想，究竟怎樣做：購買這個玩物呢，還是購買能給予他高利潤的一批棉花呢？無論是畫片或古玩以及其他不能自由製造的商品底出賣價格如何的高，實際上却正與社會的意識相反，其出賣不但不高於其勞動價值，而反低於其勞動價值，即低於全社會為生產此種商品而必需花費的勞動量。為什麼要低於勞動價值，這在以後還要講到。現時僅僅限於指出，我們所關發的這一理論，完全表現出勞動底創造價值的社會性質。所以，檢討這一理論是有很大的理論上的成

果的，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沒有這一理論，便不能說明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現象，更不能駁倒這一價值論底反批判。

現代資本主義與中國 農村經濟

(續)

克 驪
導 言

- 一，農業之產生與農業經濟之確立
- 二，中國農業發展之史的研究
- 三，資本主義破壞中國農村經濟
- 四，中國農村經濟之崩潰

結 論

(四)

中國農村經濟之崩潰

被稱爲東方『亞洲式』生產方法的中國農業經濟，自轉入國際資本勢力的摧殘漩渦之內，其組織，其內量，已不斷的步到衰落，崩潰的危急形態，雖然此種過程是緩步進行的。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深足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動搖，此種嚴重現象，實爲吾國民必須明瞭而設法挽回的。但欲澈底了解或認識農村經濟崩潰的實象，亦爲最困難問題。第一，此種實際問題的考察，必須有統計數字的證實，而我國則關於農村經濟的統計數字太缺乏了。即有亦不過是幾年前而不能使我們憑信的東西。第二，又沒有實際材料的供給，所有者亦不過一短窄地域而已，由於以上兩種材料的短少，研究上殊感不便。但爲亟於需要明瞭此種嚴重現象時，只得應用過去數年前的統計和一地方的實際情形來証明了。這是一般的研究的人的苦楚，也是國家絕大的危機。茲爲簡單醒目起見，於每種現象之前，只序以幾句說明，而專靠統計來證明。

一，資本帝國主義給於中國唯一的禮物——鴉片等毒品，充斥下層鄉村。我國愚昧的農民，傳染甚速，而吸食者輒家破人死，經濟淪亡，實爲中國農村經濟之最大破壞者。據馬扎亞爾在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裏說；『毒物鴉片，在遠東算是人民愚昧及兇惡之主要的工具。主要是英資本帝國主義所

手創的，……鴉片之需要，因而創造而引起了在中國本國的栽種鴉片……鴉片價格，也低落了，這是吃鴉片的人到最貧苦的下層人民中去。漢口海關總督霍布生，以爲一八七一年，西藏吃鴉片的，城市成人中佔70%，而鄉村中佔56%，雲南之情形更糟……』又據最近河北拒毒會某君的談及，河北民衆受鴉片白面海洛英等毒的，已經有了很驚人的數目。我們再看鄉村裏充滿了烟品的嗜好者，在普通一個小鄉村裏，每天能夠買到四五十元的毒品。所以，自鴉片之戰起，中國農村經濟已隨着資本帝國主義之贈品——鴉片白面等，而崩潰了。（註：白面海洛英以日本帝國主義輸入最多）。

二，資本帝國主義給與中國農村經濟第二種贈品——扶助中國國內軍閥兵匪，造成連綿的內戰，農民直接接皆蒙重大損害。據民國十九年振務委員會的調查，河北六十七縣就有災民一百七十三萬八千二百八十四人。而所受災害，以兵匪爲最鉅。又據有人談及河南省內的農民狀況：『農民的狀況，許多地方全無希望了。在從各派軍隊，向農民不斷的征收重稅。使農民經濟完全破產，井陘關一帶，毫無糧食，於是農民只好將家屋閉鎖，出外遊荒。在留良地方，農民既被兵匪騷擾，又遇天災，東北一帶數千里人煙絕跡！只留下空的家屋，死沈沈的村落和死屍。破產了的農民，流爲土匪或投身軍隊。這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或過乞丐，兵和匪的生活，

或是速死。秋收不夠一半人口的吃食，農民自身武裝而團結起來，到處都表現無糧的現象。』從以上諸地的農村現象，更可推知其餘省分。再從以下諸統計證明，則中國農村崩潰情形，即可知其梗概了：

三，農耕地之減少。我國全面積爲本部計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方哩，東三省面積，計三十六萬三千六百方哩，新疆面積計五十五萬另三百四十方哩，總計二百四十四萬六千三百六十方哩，或一百另三萬一千一百四十餘萬畝；農田面積約爲十三萬九千五百六十五萬三千四百八十畝，連特別區農田爲十五萬七千萬畝，還不及總面積百分之十。故中國農耕地本就很不發達，近更連年減少。據中國農商部統計：

一九一四年（民三）	一·五七八·三四七·九二五畝
一九一五年（民四）	一·四四二·三三三·六六八畝
一九一六年（民五）	一·五〇九·九七五·四六一畝
一九一七年（民六）	一·三六五·一八六·四六一畝
一九一八年（民七）	一·三一四·四七二·一九〇畝

以上的統計我們雖然認爲不很可靠，但農田之日趨減少則可想像了，茲再就荒地之增加予以反面證明。

一九一四年	三五八·二三五·八六七畝（荒地）
一九一五年	四〇四·三六九·九四八畝
一九一六年	三九〇·三六三·〇二~畝

一九一七年 九二四・五八三・八九九畝

一九一八年 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畝

荒地之增加與農田之減少，實為農村經濟崩潰之最大證明，自民國七年以後，雖不能找到確詳的統計，然逐年內戰外侵所得的退步現象，當可預料了。

四，農民之流亡，農村中的農民因受資本主義僱銀勞動的影響，多有逃入都市者，同時又受帝國主義指揮下的中國軍閥兵匪極端擾亂破壞，流離顛沛，無以為生。遂從鄉村中逃亡出來，使農業生產衰落崩潰。據農商部統計：

一九一四年 五九，四〇二，三一五農民戶口

一九一五年 四〇・七三七・八八六農民戶口

一九一七年 四八・九〇七・八五三農民戶口

一九一八年 四三・九八五・四七五農民戶口

一九一七年少計廣東廣西四川三省，一九一八年少計河南和廣東，雖然可以解釋農民戶口之銳減，但農民之漸次減少，已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今再就都市人口之增加予以反證明：

城 市	1901年	1911年	1912年
天 津	700,000人	800,000人	800,000人
漢 口	850,000人	826,000人	1,468,000人
廣 州	850,000人	900,000人	900,000人

是故農村戶口之減少與及都市人口之增加，實表徵農村

中生產者已離農田而轉移到都市生活了。

五，農產物之減收，農村耕地減少，農民流亡，皆足以影響農產物之收穫。本人因時間倉猝，未及尋到關於歷年減少的統計，今僅就歷年農產物（糧食）之入超統計，以為證明吧：

年 次	進口總數	出口總數	入超數目	總入超百分數
民國10年	50,894,440	33,194,893	17,650,659	5.8
民國11年	104,389,423	23,036,857	82,301,710	28.3
民國12年	140,388,750	21,368,581	118,840,236	49.7
民國13年	119,758,616	25,439,733	4,318,833	34.2
民國14年	85,487,192	29,873,738	55,612,404	3.2

由以上農產品入超的統計，更可證明帝國主義糧食的大量的侵入和中國農產物的不振及減少。

六，農村副產業之停滯，在往昔自給自足的中國農村經濟，農業副產物（茶，絲，等）實佔最重要部位，然自資本主義工業品侵入中國農村後，則遭一絕大打擊，由衰落而破產了。據海關報告：

(1) 絲的輸出及出產減少量如左：

年 份	輸出數量（担）	出產數量（斤）
1915	337,284	1,949,476,990
1916	335,504	192,205,959
1917	302,579	205,780,820

1918	329,557	193,240,371
1919	345,608	未詳
1920	229,799	未詳

(2) 茶的輸出量及產量的減少如左：

年 份	出產數量 (担)	輸出數量 (担)
1914	726,770,049	1,495,799
1915	469,437,120	1,782,353
1916	199,601,544	1,542,633
1917	141,165,024	1,125,535
1918	132,816,434	404,217
1919		690,155
1921		430,328
1923		801,417
1925		833,008
1926		839,317

農民的養蠶，織布，紡紗，製茶……等副業，自與資本主義接觸後，紛紛衰落，農民副業的退萎，也是農村經濟崩潰的原因與現象。

七，自耕農之減少，在農村經濟崩潰過程中，自耕農經濟之破產而降為佃農，乃為必然之勢。據有人調查如下：

年度	自耕農	自耕農兼佃農	佃農	合計
民七	五三%	二一%	二六%	一〇〇

民八 四九% 一九% 三二% 一〇〇

又據調查：

年次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有數省未報告）
 自耕農 24,587,585 23,381,203 7,349,221

以上自耕農逐漸銷滅的統計，表示着農村中經濟的衰落，陪伴着都市工業經濟發達。

八，農民肩負資本帝國主義所加予的經濟掠奪的負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化後，隨着武力的侵入，重重剝削生產落後軟弱無能的中國，戰敗的賠款，入超的掠奪，直接間接都是農民增加重大的負擔。你看：從滿清到如今，帝國主義者強迫承認的賠款，和可憐的中國向資本帝國主義者所借的外債，已達二億億以上的驚人數目。而每年帝國主義洋貨的入超優勢，總要向中國提走十二萬萬元。再看帝國主義的商品，征服了鄉村的土貨，以至於雇農佃農乞丐也都穿着帝國主義的商品而向帝國主義進貢了。

綜合以上種種，都證明着中國農村經濟的破壞。此外農民生活之窘困情形等等，皆人所共睹，不需重述，然此種現象，固然不能否認尚有其他種種原因，而資本主義實為中國農村經濟之最重大最主要摧殘力，已是不能掩飾事實了。

結 論

本篇雖以極簡單而又籠統的文字與統計結束後，然對於整個嚴重問題的線索已可知其梗概。在第一節裡，就社會進

化程序而將農業之產生與農業經濟之確立簡略述過，在第二節裡，則依着農業產生的經過過程而推測中國農業經濟之發展始於商朝末年；到第二節則說明本題根本的現代資本主義與中國農村經濟的影響，其結果崩潰現象，則以統計數字說明於第四節中。

中國農業發達甚早，歷代政治者又極為維護與提倡，故迄於今日，在四萬萬人口中，尚有三萬萬以上的人業農，即在全國人口中，農民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故農業經濟實佔國民經濟的重心。但此種重心，經過了資本主義帝國化的侵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破壞了農村自給自足社會；資本集中破壞了農村的組織；工銀勞動阻止了農業的發達；種種動力決定了中國農村經濟的命運——崩潰，同時亦決定了國民經濟的前途——衰落。雖然此種崩潰過程是緩進的，而所表顯的現象則日趨惡途。此種重大問題的產生，促成解決工具的發現。我們知道，農村經濟問題非只發現於中國，各國何嘗不然。故各國土地問題學者，各就研究所得而創定改革立論：地租課稅主義的土地制度改良派有英國穆勒（L. S. Will）和美國的亨利佑治（Henry George）；農業社會主義的土地制度改革派有華勒斯（Alfred Russel Wallace）；其次又有社會主義的土地制度改革派，如斯賓士（Thomas Spence）和奧佈倫（James Brsnterre, O'Brien）。至於馬克斯，列寧以及各派社會主義之主張廢除土地私有制則尤為極

激烈澈底者。中國孫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裡的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亦爲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意見。他說明中國農業經濟的特殊情形，而就實際方法改良去，一方面防止中國淪陷於國際資本主義漩渦裡，一方面極力從土地國有目的着手，恢復農業經濟的發達，穩定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是在中國最有力最合宜的主義。至於其政策及各派主張之不同處，此處暫不詳述。

此時，再回顧在中國農業問題未解決以前的目前現象下，中國農村經濟之破產，很顯明表示着整個中國已將淪入國際資本主義的威脅之下，此種場合固然決定了中國農業經濟的崩潰命運，而同時，又引起中國社會的根本動搖與變化。即中國舊有封建社會將依却其經濟基礎之崩潰而動搖了。此動搖社會處於現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戰爭地域裏，是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是進展爲資本主義社會？實爲目前多人辯論未解決問題。亦非在此篇內應討論的問題。故此篇結論亦至此告終。

（完）

英國重商主義的政策

i. i. Bubin 著 白靈譯

在初期資本主義時代，全歐的國家幾乎都實行了重商主義的政策。其發展較著者，當首推英國。

英國進入殖民地政策和工業發展的階梯，比其他諸國如意大利，荷蘭要晚。在十六世紀開端，英國還是一個卓越的農業國，僅略具商業的發展。當時從英國輸出的物品，乃是皮類，金屬，魚類，尤其是為發展的佛勒門（Fleming）的毛織工業所購賣的毛類等的原料。而英國由國外輸入的工業品，則為佛勒門的染織物和銅器。進出口的商業，大部操在外商，意大利人和漢薩人（Hans）的手裡。漢薩的商人，

在倫敦設有很大的製造所，並以自己的船隻，裝運進出的商品。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英國的航行業當然不能發展了。英國商人很少到大陸去者，在那裡主要的是在佛勒門市銷售他們的毛料，初起僅限於白流基（Bruges），直到十六世紀，安德威（Antwerp）才有了他們的踪跡，並在那裡設立了自己的製造廠。

在上述條件之下（對外貿易依賴外商，輸出大多是原料，缺少富裕的本地的商人階級及國家窮於貨幣資本），英政府於十六世紀末葉以富民，尤其以財政的見地而注意了對外的貿易。不僅對於進口，並且對於出口，特別是對於毛料，都課以關稅。政府極嚴格地管理了英商和外商間的各個合同，為的是使國庫增加稅收及達到其禁止貨幣出口的目的。貨幣的經常需要和為使國庫的充足，不得不採用弱質貨幣和向外借債（向荷蘭）；政府是極恐怕貴金屬從國內流出，和貨幣資本缺乏這些的貴金屬。金銀的輸出是嚴格地禁止的。外商在英國賣出了自己的商品，必須要服從『消費法』原則去購買英國內的貨物而用却他所得的金錢。即是來到英國的外商，亦要在土豪『主人』管理之下才能出境。『主人』嚴格地檢查『來賓』的商業合同，並把他記錄在冊簿裡。『來賓』須於八個月內銷完其存貨，並將其所收的金錢用在購買英國的商品上。外商如果有逃避『主人』管理的企圖，那末就不客氣地請他坐牢。自十五世紀下半期以後，這種『主

人』的管理爲國家方面的特殊偵探和監察人的管理所代替了。

但是對於貴金屬的輸出，還不怎樣禁止。（這句原文與上文似乎有點矛盾——譯者），且打算如何吸收國外的貴金屬到國內來。根據這個目的，法律約束了出口的英商，在其賣出貨物所獲得的利益中，須有一定數量的現金帶回國來。爲要管理英商去外國的合同，英政府限制他們的商品只能向大陸幾個城市輸出（稱之爲倉庫地）。譬如在十四世紀初期，毛料的輸出僅允許到白流基，安德威，遜奧麥和李爾（Lille）等諸地。在這些的『倉庫地』，英國政府派去了特殊的官吏，以管理英商同外商的合同和檢查（一）是否向國庫正確納稅，（二）是否從英國商品出賣的收入中，以一部份的金屬或外幣運回英國。

× × × ×

這樣，初期的重商主義政策，帶着優越的財政性質。它首先以進出口貨物抽稅的直接方法，以增加國內貴金屬數量使國家收入增多的簡直步驟，而打算使國庫豐富。「消費」法是禁止外商從英國運出現金，「倉庫地」的制度是應該由國外輸入現金。爲要執行這些法律而需要了英商和外商的嚴格的限制的活動的規則，而需要了管理英商和外商間在國內外的私人訂約事件的國家小商管理局。這個初期重商主義的政策，是以禁金銀出口和吸收外國金銀的方法而使國家貨幣

均衡的改良，所以可稱爲『貨幣均衡制』。

由於商工業向前發展，致這個政策變成了商業循環的障礙。「記錄的」管理制能夠保存的時候，只是在對外貿易的合同——現賬比較不多——的大部份要外商在英國境內履行的當兒。同樣，除倉庫地之外，要禁止商品向別處出口而對於英國商人沒有多大損害的話，亦惟有在出口的大宗是認爲優質的英國毛料及獨佔市場的時候。貨幣均衡制，祇適應了出口的大宗是原料和集中在外商手裏的對外貿易的不發達的場合。所以，當十六七兩世紀的時候。應着英國工業的前進，就不得不放棄貨幣均衡的舊政策而代以較發展的重商主義的政策（稱之爲商業均衡制）。

經過十六七兩世紀，英國由原料（毛料）出口的國家漸漸變爲製造品（毛織物）出口的國家了。英國毛織工業的迅速發展，自十四世紀以後即行開始。佛勒門的農村紡織匠，因本國的城市公會禁止了他們的職業而遷移到英國。在英國的鄉村，紡織業可以不遵守公會的規章，是採取着工場工業的形式。英國的毛料，從前須運到法蘭達（Flancers）製造，而現在自己亦能複製其一部份了。在十六世紀，英國即縮少了毛料的出口，而大大地增加了毛織品的輸出。這樣，使佛勒門的毛織工業開始衰落，而在十七世紀初期，更把其第一把交椅讓給了英國。如果從前英國出口的大宗是毛料，那末現在應該屬於毛織品了。

從事於英國毛織品出口者，則為十六世紀時代積極活動的特殊商業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為要開闢英國毛織品推銷的新市場，這個公司獲得了獨立商業訂約和毛織品可向外國新市場出口的特權。同時，摧毀了過去的『倉庫地』的壟斷。自十六世紀末葉，英國商人同其商品已不坐守家中或大陸的『倉庫』城而靜待外國購買者的到來。他們所推銷的已不限於壟斷的原料（毛料），並還有製造品（毛織物），而這個的製造品，尤應該在世界市場上同外國，特別同佛勒門的毛織品行猛烈的競爭。現在，是要為在世界市場上佔優勢而爭鬥，和排擠外國競爭者而爭鬥了。為要在這個鬥爭中達到勝利，英國商人從消極的貿易進而為積極的商業，具體地說，英國商人已自己動手來運其商品到國外市場，並把那裏的，尤其是殖民地的生產品運回國來。他們更派遣自己的船隻到地中海，以得到東方的生產品，且在威諾司（Venice）和漢堡（Hanburg）兩處設立了自己的工廠。意大利商人和漢薩商人在英國的壟斷地位被推倒了。在一五九八年，英國政府封閉了漢薩商人在倫敦的工廠，並請他們離開英境。

英商在國外市場的出路，不得不使英國採取積極的殖民地政策。最富饒的殖民地，在當時已被別國——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佔領；繼而荷蘭奪取了廣大的殖民地的領土，法國亦攫取了一部份。英國同這些國家為商業和殖民地領導權

的爭鬥，佔滿了由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的英國史。在這個鬥爭中的方法，則是：自己殖民地的開拓，商業談判和戰爭。英國人組成了自己的遠征隊到印度，且在印度建立了工廠，以作統治的基礎；自十六世紀末葉，他們更在北美開拓了許多殖民地，從這些殖民地裏面而長成了後來的北美合衆國。對於已被別國攫去的殖民地，一部以非法賣買的方法，一部以商業條約的助力而使之接近於己。根據商業協定的原則，英國人獲得了有派遣自己的船隻到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和把毛織品輸入葡萄牙的權利。英國對其強有力的競爭者，則採取了多次的和流血的戰爭。在十六世紀末葉，與西班牙戰而獲得了勝利：西班牙的艦隊（稱爲無敵艦隊）於一五八八年傾覆了。在十七世紀，英國最有力的競爭者乃是具有世界最強盛的商業艦隊及興旺商工業的荷蘭。十七世紀完成了英荷爭鬥，十八世紀完成了英法對抗。自一六五三年至一七九七年的時期中，英國經了六十六年的海上戰爭。由這些鬥爭中，英國成了最強大的（商業的）海上的和殖民地的列強。

× × × ×

這樣，英國的國民經濟於十六世紀中期開始發生了深刻的變動。由大宗原料（毛料）的出口轉變爲製造品（毛織物）的出口。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獲得了偉大的意義。富饒的商業布爾喬亞在英國內部發生了，他們的一部份產生于工業的範圍中（買占人）。伴着對外貿易的興旺而來的，則是

航海業和工業的滋長，工業由手工業公會而渡到了工場生產的形態。然而工業資本比較商業資本仍是演着從屬的作用：它尚未超越買占資本的原始形態，只是在爲出口而製造的生產部門中有優越的勢力，且同出口商業有密切的關係。布爾喬亞的增強（Monied interest）而消弱地主（Landed interest）這回事，勢必反映到國家政權的政策之上。布爾喬亞以全力去影響國家政權，並想利用之以促進由封建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布爾喬亞的此種企圖，在十七世紀的英國的二次革命中表現得特別明顯。而在別一方面，國家政權的本身，爲要使國勢增強和國庫增富，亦願望商工業的迅速發展。國家的政權，由帶有優越財政性質（貨幣均衡制）而又是狹隘方法的舊制度，漸漸變爲能積極推動英國資本主義的商業，航海業和出口工業發達的廣大手段的新制度，以期其達到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鞏固和排除外國競爭者的目的。

發展的重商主義的政策，主要的是實行了貿易保護主義，而所謂貿易保護主義，即是在關稅政策的協助之下而積極獎勵本國的工業。貿易保護主義制，是加速英國由農業國而變爲商工業國。海關的稅則，不僅負着財政的，並且負着經濟的任務。政府在從前，由于財政上的目的而對於所有的出口生產品都課以同一的稅捐，而現在，原料和製造品之間的課稅已劃分了很大的區別。原料的便宜爲工業所必要，故英國政府提高了牠的出口稅或禁止其出口。逢着麵包價格高漲

的年節，則不許麵包和其他農產品的輸出。然同時，政府却以免稅或給以補助金而盡量獎勵了英國製造品的出口。反之，在進口領域中則發生了對立的傾向；原料的進口——如毛料，棉花，麻，染料，皮料，——則以免稅或津貼而獎勵之。然對於外國工業品的進口，則取禁止或課以高稅的手段。明顯得很！這種的關稅政策，是增強本國工業的保護而害及採取原料的農業。然而在英國，資本主義早就插足到農村經濟，且有一部份的地主已與布爾喬亞相携手，而政府方面，亦採各種方法，以期農業的發育。法國則不然，在法國國王政權撐握中的重商主義的政策（尤其是在柯爾柏之下），往往用作拉弄商工業布爾喬亞而去反對封建地主的手段。

在抵抗了國外競爭以後，英國商工業資本不僅在國內市場，並在殖民地市場獲得了壟斷的勢力。一六五一年克倫威爾所創制的有名的『航海法』，禁止了不列顛殖民地的生產品除英國外，不許向任何地方的輸出；同時，不列顛殖民地所需的商品，亦只有英國商人，用英國或其殖民地的船隻才能去供給。此外，航海法規定任何的商品不能輸入英國，除非牠僱贊英國的或其本國的船隻。最後，它反對了荷蘭人，因為荷蘭人在當時有多量的船隻從事于一大半的世界運輸事業和達得了『歐洲航業主』的地位。航海法顯然是給與了荷蘭的航海業以一個制命的打擊和促進了英國商業船隊的發達

x x x x

使同航海業和爲出口而生產之工業部門有關係的對外貿易發達的晚期重商主義的政策，其所適應的商業資本，要比初期重商主義政策所適應的發達得多。如果初期重商主義對於出口僅限於狹小的『倉庫地』，那末晚期的重商主義是求出口的膨脹，對外貿易之盡量的擴充，殖民地的侵佔與夫世界市場的統治。前者實行了各別商業合同的瑣碎的管理，而後者則受了在廣大，國家領域中之已長成的商工業規章所範圍。前者是直接以貴金屬進出口而調節貴金屬的流通，而後者却以本國與他國間之商業交換的調節方法而達到這個底目的。晚期的重商主義者亦接受了盡量吸收多量貴屬至國內的意識。尤其是政府爲達到其國家財政改良底目的，而對此企圖尤烈。商業階級見到了貴金屬的增加是商業循環興隆之必要的條件。地主亦希望了國內貨幣富足的結果，而可使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和借貸利息的減低。這樣，在吸收貨幣到國內的必要上，這種各階級的利益保養和支持了重商主義者的信仰。然而重商主義者深知諸國家間來來往往的貨幣流動乃是相互間商品交換的結果，欲使現金流入某一國家，惟有在其商品出口超過其進口的條件之下。因此，達到貨幣入超之良善的方法，重商主義者認爲是增加商品出口和減縮他的進口之貿易的出超。復次商業均衡的改良，還須採行限制外貨進口和使本國工業易於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殖民地的政治方略

，廉價原料和賤價勞動底供給等等）之各種的貿易保護主義制。在與初期重商主義的『貨幣均衡制』的區別上，晚期重商主義的政策可稱為『商業均衡制』。

初期的重商主義之過渡到商業均衡制，雖然足以證明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之發展，但後者（工業資本——譯者）並未臻於鞏固的地步，使其放棄國家政權的保護，以及不藉它的幫助而前進。重商主義政策是與國家制定的經濟生活各方面的法則相並存。爲要使工商業能走上某種期許的大路，政府用許多的方法參與其中（出入口稅則，禁止某種的輸出輸入，制定獎金法，商業條約，航業協定等等）。它制定勞動稅同食糧稅，禁止使用奢侈品。它特許個人或商業公司有商業或工業生產的專利權。它予工業家以補助金和免稅，以及爲他們物色國外有經驗的手藝人。此種經濟生活各方面之法則的政策，雖然在後來，即十八世紀末葉，引起工業布爾喬亞的特別有力底反動的反對，但在初期資本主義時期，却正適合了商業布爾喬亞的利益，而得到重商主義思想家的絕對的援助。

自耕農創定政策論

(續)

宋 斐 如

(七)

先自直接自由創定主義的實例，羅馬尼亞的農村倉庫(Casa Rurale)，討論起。

羅馬尼亞的土地所有權的分配，自古即極不良，少數地主獨占大面積的土地。即在一八六四年土地改革施行而農奴解放後，農民依然隸屬於地主，依據分益佃種法以耕種地主的所有地。因而政治權力全部握在地主手裏，關於佃種方面的法制，當然不利於農民。一八六六年『地主主義』的佃種

法的制定，就是一個顯例。據該佃種法規定，則地主可以藉用軍隊的武力，強制農民履行不合理的契約條件。這樣的境遇實與農奴無異。

加之，自二十世紀初葉，又有高利貸的猶太人，組織『土地管理公司』，俗稱為『佃種托拉斯』，由大地主租得大面積的土地，然後轉租佃農，提高不合理的佃租，并課以其他苛酷的佃種條件。因此，一九〇七年五月，農民階級的長久不平，乃一朝爆發，而未曾有的大規模農民暴動發生於各地，全國陷於內亂的狀態。

政府觀此農民暴動的重大化，知非只用武力所能解決，所以一方面宣布戒嚴令，一方面發表關於改革佃種制度的宣言。暴動鎮靜後，政府乃放棄從前『地主主義』的土地政策，而採用各種保護農民的政策。其主要者，就是一九〇八年的佃種法的制定，佃種組合的獎勵，佃種托拉斯的打破，及自耕農的創定等等。這裡所要說的，就是自耕農創定政策，由羅馬尼亞政府設立一種稱為農村金庫的特殊股份公司，充當自耕農創定機關，以進行創定自耕農的事宜。

農村金庫之創定自耕農的辦法有三種。其一，在農民購買土地時，從中斡旋，負評定地價的責任，不使地價過高，間接利便農民的土地購買，以創定自耕農。其二，賦與農民以所有土地的信用，而使其成為自耕農。其三，由農村金庫收買大地主的土地，分割為五公頃，而依據年賦清還辦法轉

賣農民，以直接創定自耕農。最重要的還是第三法。論理，農村金庫應當可以運用此法，創定了不少的自耕農。

然而實際上，農村金庫的成績，并不優良。自農村金庫建設之日（一九〇八年四月四日）起，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止，雖然共購土地約十萬公頃，而只有二萬公頃賣給農民！用於自耕農的創定，其餘的八萬多公頃的土地，則租給農民佃種，藉以收利。在十年的長期間，只購得十萬公頃的土地，成績本即不良；重以十萬公頃之中賣給農民而創定自耕農的土地，只有二萬公頃，其成績的惡劣實堪驚訝。

然則農村金庫何以不多買土地？細想之，至少有二種原因。其一，農村金庫之購買土地，由於地主的自發售賣，所以機會極少。其二，即使地主肯自發地售賣土地，但因地主往往抬高價錢，農村金庫自然不能無所躊躇，於是購買土地的機會更少。

其次，農村金庫因何而不多賣土地給農民？不消說，農村金庫是種股份公司，自然忽略公益而重視營利，所以在售賣土地的利益不及出租的利益大時，自然不輕易售賣土地。於此，農村金庫創定自耕農的成績所以不良的原因，約有三種。其一，土地的售賣一任地主的意思，毫不加以強制；其二，不調節土地的價格；其三，一任營利公司擔當其事。但是這三點，却的確是直接自由創定主義的本質。尤其是一與二兩點更是自由創定主義的真髓。若改去此兩點，則自由創定

主義，立即變為強制創定主義。

因此，直接自由創定主義的自耕農創定法，就是完全以自由契約原則為根據的土地政策。此種土地政策，固是地主的攻擊最少的自耕農創定法，但是同時其效力却極微小，實不及直接強制創定主義的自耕農創定法多多。且看下述大戰後，羅馬尼亞所施行的土地改革。

(八)

歐戰後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革，就是直接強制創定主義的自耕農創定政策。

戰後羅馬尼亞的成分，除戰前舊羅馬尼亞的領土摩魯達維亞(Moldavia)，多布魯查(Dobrujia)，奧爾鐵尼亞(Olt-enia)及瓦拉基那(Walachia)四州之外，尚包括舊俄羅斯領的比薩拉比亞州(Bessarabia)，舊匈牙利領的特蘭斯斐尼亞州(Transylvina)，及舊奧地利領的布克維那州(Bucovina)。戰後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革，就是普遍施行於上列各州的直接強制主義的自耕農創定法。但是各州的辦法各有多少差異，無遑全加解剖，所以這裡只述舊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革的大概。

歐戰後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革的步驟，先由政府依據最低廉的價格，強制收用大地主的所有地的幾乎全部；然後將所收用的土地，重以最低廉的價格，轉賣給農民，這樣，徹底地消滅大地主，藉以創定自耕農。

先自土地收用的方面說明。羅馬尼亞政府在一九一七年

改正憲法，確立了土地改革的前提條件的政府土地收用權，次又依據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勅令，及改正該勅令的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七日的法律，規定土地改革的實行方法。此土地改革的實行方法，規定：政府第一對於國有地，皇家所有地，公共團體所有地，農村金庫所有地，法人所有地，外人所有地，及一九一〇年四月以降繼續十年間佃租給他人佃種的所有地，全部收用；第二，對於上列種類以外的地主所有地，原則上只留與一百公頃，餘者全部收用。而對於這些收用地，政府則以戰前公定佃租為標準算定地價，支付五厘利的債券。羅馬尼亞從前即據一九〇八年『佃種法』的規定，設立地方農事委員會於各地。每五年一次公定佃地的最高佃租。政府即利用此公定佃租，以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公定佃租為標準，以規定支付地主的賠償額如下：耕地在公定佃租四十倍以內，牧場在公定佃租二十倍以內。規定耕地價格為公定佃租四十倍以內，是以土地資本的利息二厘半計算的，所以這樣土地價格，一看似乎很高。但是實際上，羅馬尼亞的貨幣價值戰後比較戰前低落至四十分之一。因此，地價雖為公定地租四十倍，若換算為金幣，就只值一年份的公定佃租。換言之，地主只取得戰前一年份的佃租為其土地的償價。加之，政府支付五厘公債為土地的償金。這種公債在戰後的羅馬尼亞是最低利的。所以地主若將此債券兌換為貨幣，則只能實得十分之五左右。要而言之，地主的實收

金額換算爲金幣，則只值戰前半年份的佃租。因此，雖說政府會對地主賠償地價，實際上則幾等於無償的土地沒收。

復此，政府再將這些土地，以五公頃爲標準，依據一定順序分割售賣給農民。其公賣價格約爲土地收用價格之半，其餘一半則由政府負擔，且許農民分年清償土地的賣價。因此，大體上農民是以戰前約半年份的佃租，購得佃地，而成了自耕農。

此外，三州新領土的土地改革，施行方法也幾乎與上述者同。所以，這裏不再重復。

我們且看羅馬尼亞全土土地改革的成績如何？據一九二四年的報告，政府分配農民的土地，已達六百萬公頃。在大戰前，百公頃以上的大地主的所有地，合計約在三百八十萬公頃，現在已減至百萬公頃左右。但是，土地改革的事業尙未完全成功，如能按照豫定進行，則羅馬尼亞全土的耕地一千三百萬公頃之中，一千二百萬公頃的土地，是可以歸農民所有的。

大戰後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革，大約如上所述，而與此類似的土地改革，也相繼施行於愛沙尼亞（Estonia），捷克斯拉夫（Czecco-slovakia）及布加利亞（Bulgaria）等東歐各國其方法也都與羅馬尼亞所行者，同爲直接強制主義的自耕農創定法。換言之，這些土地改革，皆在於積極消滅大地主，強制後收其所有地，分配給農民，藉以改變全部佃農爲

自耕農。其手段雖似過激的農業制度革命但對於達到自耕農創定的目的，都是一種極有效力的政策。

(九)

以上兩節，舉羅馬尼亞歐戰前及歐戰後的土地政策為例，述過直接創定主義的自耕農創定法。以下兩節再就間接創定主義的事例，加以詳細的敘述。

先自間接自由創定主義談起。

間接自由創定主義的自耕農創定法的事例，可舉歐戰前普魯士的內地移民政策。

普魯士政府曾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二日，頒布法律廢止從來盛行的承繼佃種一種永佃制度，並且都不得再有類此的佃種設定。然而後來政府因有內地移民的必要，所以重頒一八九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律，承認一種承繼佃種。該法律規定：地主得以每年徵收一定佃租為代價而售賣其所有地。欲藉此以使地主自發地分割大農場為中小的地租農場。換言之，欲買中小農場者，不必一時全付代價，得以每年支付一定的佃租為代價而購買之。因此，中小農民的土地購買，容易得多，自然創定了中小的自耕農地。而這種農場的買賣，是由買主每年支付賣主，以一定佃租為代價的，所以這種農場與普通農場不同，特別稱之為『地租農場』。但其進行情狀却與從前的承繼佃種（永佃）相同。

雖然如上所述，普魯士政府企圖創定中小農場，但是地

主因其售賣土地不能一時全部收還地價，頗覺不便。忍受這種不便而自發地創定地租農場的地主極少。因此，政府復於一八九一年七月七日，制定『獎勵設定地租農場的法律』，設立總務委員會及地租銀行的二種國家機關，以參預地租農場的設定以努力促成之。總務委員會地主的委托，代辦分割大農場為中小農場的事務，並調查買主之是否適宜於耕種等項以援助地主。此外，尚進行農舍的建築，土地改良的施行，產業組合的獎勵等等，以援助獲得地租農場的農民，藉以獎勵地租農場的設定。他方面，地主所提出的價格過高，總務委員會就拒絕這種援助，且使下述地租銀行拒絕援助，努力於間接規定土地的正當價格。若各地租銀行則介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專以供給信用的方法，援助地租農場的設定。地租銀行專替農民，支付地價給地主，依據每年佃租的二十七倍，或二十三倍三分二的比率，支付三厘半利，或四厘的債券。他方面，又由取得地租農場的農民，以佃租的形式，每年徵收代墊金額之四厘或四厘半，至六十年六個月，或五十六年六個月而終了。這樣辦法能使地主一時取得農場價格的全部，獲得農場的農民，也可以分年支付。因此，農場的買賣雙方條件都甚相宜，地租農場於是大為增加。

歐戰前普魯士的內地移民政策，方法大的如上所述。換言之，地租農場的設定，完全一任地主的自由意志，政府毫不加以強制，不過運用資金的支付及其他的方法，而間接加

以獎勵吧了。然其成績如何？本來這類公益事業，若一憑地主的自發行爲，到底成績是不會太好的，這本是自明之理。幸而普魯士設立了不少內地移民公司，皆自公益事業的見地購入地主的所有地，分割爲適當的大小，設定中小的地租農場。故其成績尚屬可觀。但是這些公益的移民公司，自己買賣土地，設定地租農場，在法律上雖然是依間接自由創定主義進行的，但是實際上明是直接自由創定主義。於此可見間接自由創定主義的自耕農創定政策，效果是極小的。普魯士雖有上述許多的公益的移民公司的運動，而自一八二年至一九一六年二十四年間，總務委員會及地租銀行援助設定的地租農場的數目，也不過二萬二千六百處，其面積也不過四十六萬五千公頃而已。平均每年只設定九百四十一處。

(十)

上述戰前普魯士的內地移民政策，自方法上言，是間接自由創定主義的自耕農創定的實例；而下述愛爾蘭的自耕農創定政策，却是間接強制創定主義的事例。

愛爾蘭的自耕農創定法，最初規定於一八七〇年之『地主及佃農法』。其後幾經法律的改正，最後再經一九〇三年及一九〇九年的『土地法』的制定，而顯著的改正。若自嚴格說來，幾經更改的自耕農創定法，固非簡單說明所能詳盡，但其根本主義都一貫不變，所以本節只就一九〇三年及一九〇九年的『土地法』說明大概。

愛爾蘭的自耕農的創定，原則上，是佃農依據自由契約，由地主購買從來的佃地。換言之。政府只貸與佃農以其所買佃地的代金而已；若政府自買地主的土地，轉賣給佃農，只有在有土地改良的必要時，偶然例外行之罷了。但若政府只貸與佃農以其佃地的代金，則其方法與戰前普魯士的內地植民政策，毫無異處，若地主不出賣土地，則自耕農創定法絕對不能施行。但在實際上，則有政府暗中間接強制地主出賣土地，藉口救濟這個缺陷。政府一方面對於土地售賣，一任地主自由，他方面復於佃種制度大加改革，制定一八八一年的土地法，及其他的法律，對於佃種關係上的地主權利，大加限制。尤其關於佃租，規定遇地主或佃農請求時，政府擁有決定佃地的公平地租的權限，以圖大減佃租。公平佃租，決定於稱爲『愛爾蘭土地委員會』的特別裁判所。公平佃租一旦決定後，十五年間不能加以更變。因此，有些佃地先有第一次公平佃租的決定，經過十五年後，復作第二次公平佃租的決定。而第一次決定者，稱爲第一期的公平佃租第二次；決定者，稱爲第二期公平佃租。第三以下，由此類推。

我們且檢點自一八八一年八月至一九二〇年三月底的成績看。愛爾蘭土地委員會，在三十八萬三千處的佃地，作過第一期公平佃租的決定，減輕從前的競爭佃租約二〇%。次經十五年，復於十四萬四千處的佃地，作過第二期公平佃租的決定，重又減第一期公平佃租約二〇%。其後又經十五

年，重於約有六千處的佃地，作過第三期公平佃租的決定，又減輕第二期公平佃租約一〇%。三期決定公平佃租的結果，愛爾蘭政府自一八八一年至一九二〇年的三十九年間，合計共減從前的競爭佃租，約四二%。佃租如果這樣減少，且有愈益減少的傾向，那末，地主不但每年所得減少，同時地價且與年而俱跌落，實是二重的不利。所以，在地尤未大低落期中早日賣出，較比永久擁為佃地，更有益處。於是，地主之售賣土地，是在暗中間接被強制着。我們說愛爾蘭的自耕農創定法，為間接強制創定主義的適例，理由也即在此。

此外，政府之貸與佃農以佃地代金，關於佃地為價格，法律上也有一定的限制。從來的佃租如係第一期的公平佃租，則佃農應付的年賦金，以減低二〇至四〇%為要件；如係第二期的公平佃租，則又以減低一〇至三〇%為要件。如違反此種規定，則政府不得貸佃地代金於佃農。然而原則上，政府貸與佃農以全部佃地代金，並且佃農是以利息三厘，償還全半厘，合計三厘半，年賦償還六十五年六個月間。所以年賦金較比從來的公平佃租，例如較比第二期的公平佃租，平均減少二〇%，假定從來的第二期的公平佃租為百元，則佃農每年支付較此低二〇%的金額，即八十元，輕六十五年六個月後，而完全成了自耕農。且在八十元之中，尚含償還金約十二元，扣除之，則其佃地的負擔，由百元減至六十八元，約減三十二%。因此，此種規定，表面上雖然

限制這種地價的減低，政府得貸與佃農以佃地代金時適用之，而實際上都有使佃地價格，較比從來的收益價格，降低三十二%的作用。降低土地價格是自耕農創定政策的必須的前提，是不用說的。並且土地價格之高，不獨是減少佃農的土地購買力，且能對於資金融通者的政府，加重財政上的負擔。如不加限制，自耕農的創定當然不能進行。愛爾蘭在其自耕農的創定法上，如上所述，先以公平佃租的決定制度，使土地價格自耕地跌落，並且規定政府貸付資金限於佃農買地的場合，以使地價更於一定的限制內跌落。這種辦法在理論上，是極賢明的。

此外，又規定：地主售賣佃地給佃農時，政府支付地主佃地價格之三%至十八%的獎勵金，積極獎勵地主的售賣土地。這種獎金本是地主的額外利得，而不是佃農的負擔，所以不至妨碍佃農之購買佃地。這樣，政府在裏面利用公平佃租的決定，正面又以獎勵金的贈與，內外相應以獎勵誘惑地主的售賣土地。但自佃農方面言，因其購買佃地比從前的土地負擔輕微，自然樂於買地。地主方面因有上述利益自然也樂於售賣佃地。因此，愛爾蘭的自耕農的創定，進行極速，截至歐洲大戰，佃農總數的約七十五%變為自耕農；佃地總面積的約六十一%變成自耕地。

愛爾蘭自耕農創定法的成績，如上所述，極其顯著。但關於愛爾蘭的自耕農創定政策，尤有應加注意者如下：政府

在原則上只於佃農由地主購買其來的佃地時，貸與其購買資金；其結果，只其佃地的所有權，由地主移到佃農，而農業經營的規模，則毫無變更。理論上，自耕農創定的結果，農業經營的規模如有變更，則具施行自佃農創定法，同時又有內地移民政策的氣質參雜其中，幾可以說是純然的自耕農創定政策的典模。世界上，施行純然的自耕農創定政策的國家，除愛爾蘭而外，恐無第二個例子。

(十一)

總括以上所述，本文全篇的大意如下：

一，自耕農創定政策的特質，在於改變耕地的所有關係，而不改變業經營的規模，換言之在於移轉地主的佃地所有權於佃農。

二，單具上項特質的自耕農創定政策，其施行的實例非常的少。就既往各國的實例言，只有愛爾蘭的土地政策，大體上是純粹的自耕農創定政策，若其他各國的實例，則都含有他種土地政策的要素，例如內地移民政策的要素。

三，施行自耕農創定政策的客觀條件，有三：

(a) 佃農比較多而自耕農比較少，

(b) 農業經營的規模一般的小；

(c) 未開墾地狹隘有限。

事實上，能完全具備這三條件的國家或地方，非常的少

。這也就是自耕農創定政策常與內地移民政策一併施行的原因。

四，徵諸各國的自耕農創定政策，自形式上言，可以分爲直接創定主義的自耕創定法與間接創定主義的自耕農創定法；自實質上言，上列二種創定主義，尙可再分爲直接自由創定主義與直接強制創定主義，間接自由創定主義與間接強制創定主義。

挽回革命的退流走向新生 的大道

屏 羣

一

堅鋼般事實的緊迫，已不容我們再以任何的藉詞——甚至咬文嚼字的來點綴場面，粉飾昇平。在過去或者還可以虛空的頌揚或誇耀。但事實上的證明，那一切離開行動的宣傳，超越現有存在的高調，終歸不但是無效，並且將既有的信用都掃數的失掉了。無疑的，「欣然色喜」的傾聽着新生的前奏，是普遍的願望，但淒厲的葬鐘在鳴，我們又怎能麻痺

，「裝死」的塞耳不聞呢！文飾的欺騙應即入幕，目前所急需要的，是忠實的揭發，赤裸的暴露，認明真象，確定主張，立場牢固的把握，不遷就，不畏縮，以振奮的勇毅去實踐。

血跡模糊的民族垂危中，結束了一九三一年，東北最後壁壘的錦州，在除夕失陷；以滿懷希望迎接一九三二新歲來臨的時節，日益加甚的嚴重國難，正是累卵不足示其危，燃眉也不足示其急的關頭。「錦州失陷，則平津危矣」的觸目驚心的標語，和大軍準備進攻熱河的消息傳來，便可知日本帝國主義者吞併滿蒙的企圖，有延擴到華北的趨勢。試展望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後，國際糾紛的中心點，史期的移到了太平洋，所謂太平洋問題的重心，則又正是中國的「東北」（或「滿洲」，「滿蒙」），但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於東北，以其經濟政治以至地理的特殊關係，投着十萬的生靈和二十億的巨資，阻止了沙俄的南進，設定了所謂特殊利益，因而東北問題，歷史的又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為最「雄長」。自萬寶山事件及朝鮮仇華血案的爆發，以至進展成如目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暴力佔領遼吉，並從而企圖強據滿蒙（包括遼，吉，黑，熱四省），這種震撼世界的兇劇，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的「正義的伸展」上之一貫的必然的演變。

日本在其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上，向他們所認為生命線

的滿蒙攻取，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向產業落後的弱小民族侵略的共同的徵象，印度，朝鮮，及非洲，澳洲諸產業落後的民族的淪為殖民地，是極顯著的往例。史實的使遠東老大的中國，成為國際帝國主義者爭取的最後對象。九十年來中國的歷史，直是一部被國際帝國主義者壓迫宰割慘痛的記錄。血點斑斑的每一頁，都足使我們震驚，驚惕。全國廣大的被壓迫的苦痛的大眾，正在振奮的準備着披荆斬棘的前夜，而西北的大旱，江淮的大水，湘鄂贛等地的赤禍，更繼之以東北的惡風暴雨的突起，故國山河破碎，老大的中國，雖以「百孔千瘡」，也不足以形容其危急了！

革命的大眾，很清楚的深知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吞滿蒙，以致東北事件的爆發，乃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中華民族的絕續，國家的存亡，在革命大眾的心目中，都強烈的成了事實上的嚴重問題。尤其是廣大的青年學生羣衆，重新燃起了「五四」「五卅」時代的火焰，隨國難加甚的嚴重，由「請願」而走向「示威」的壯程——悲壯的示威運動，是緊隨着「劃錦州為中立區」，「天津國際共管」，及「中日直接交涉」，不幸的消息的頻傳而爆發的。這一個有力的打擊，使全國「麻木」或「裝死」的人都挺起肩膀來展望了。革命大眾準備到沙場去流他們熱烈的碧血，怒吼聲起於四野了！「麻木」或「裝死」的所謂知識份子，由於這一拔山倒海之力的激動，也以激昂的態度，在呼喊着：「民無亡國之民

，官乃亡國之官」！「國民黨離開了革命的民衆」！「國民黨成了寡頭的黨」！「打倒妥協腐朽的政府」！「推翻一黨專政」！「取消訓政」！「實行憲政」！「暴露事實，揭發罪惡」！「革命的民衆團結起來」！不約而同的都以更利便的工具，造成響澈雲霄的聲浪，山雨未來而風已滿樓了！

反攻強敵必先健全己方的陣營，由對外而必然的兼注了對內。革命的大纛，飄揚在陣營的先頭，但部卒已向指揮官發出糾正警告的喊聲，強敵又已衝殺過來！

二

嚴重的提示，具體的暴露，是目前急切的需要。因為「國家將亡」，「黨已垂危」，這樣的一個局面，已不容我們再因循的穩蔽——甚致於諱疾忌醫。「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當然不能成爲定論；「多難」也不一定足以「興邦」。惟一主要的是須看這一民族或國家內有無革命的救國的廣大的集團的組織，並有無救國家救民族的力量。中國國民黨在四十餘年來既成的政黨中，是中國惟一的革命政黨，三民主義是應乎世界潮流，適合中國需要的救國主義，並爲走向世界革命洪流的大道。有主義，有政綱，有組織，革命的國民黨，肩起了時代的使命，以革命武力統一全國，達於以黨建國，實行訓政的現在，檢閱已往，展望目前，爲「訓政」，「救國」主體的黨，已呈支離破碎，垂死的狀態。無怪乎訓政的結果，龐大的國家，百孔千瘡，將罹不治的惡疾。

最顯著的事實：在國民黨統一中國短短的五年中，大小戰爭，將近十次，雖說因為決心要「共赴國難」，歷次戰爭中的諸領袖大人，可以不算舊賬的「精誠團結」，但混戰廝殺中的生靈塗炭，人民損失，又怎能因領袖個人的不算舊賬，而得到補償呢！所以五年來軍費的支出，竟有二十萬萬元的巨額。每年三四萬萬元的政費，四五百萬元的黨費，尚不在內。所謂「訓政建設」，是一座墳，和一條「中山大道」。同時中央的收入，高明的兩大來源，一是濫發內債，五年來竟有八萬萬元之多。一九三一年的元旦，雖有皇皇令文裁厘的恩澤，但所謂特種消費稅，營業稅，產銷稅等，完全是變相的厘金，其繁重性，仍是有加無減。總之，對內的「訓政建設」中的所謂「物質建設」，「社會建設」，都是徒具虛名，毫無實際。「六年完成訓政」的鬼話，誰又能信呢！以言對外，則「五三」濟南的血跡未乾，而我黨政當局，則秘密的以不了了之。自萬寶山事件，以至錦州的失陷，我們革命的外交，是「不抵抗」，「力持鎮靜」，「嚴重抗議」，「再提抗議」（忙煞了外交部書記），「宣而不戰」，「空喊絕交」，「怕民衆起來，比怕日本帝國主義更甚」，「訴諸國聯」，「訴諸九國公約或非戰公約」，「依賴美國」，「見美國照會而欣然色喜」，「事態重嚴，辦法不便洩漏」，這一切的一切，所謂革命的外交云乎哉！

負有拯救這漆黑一團糟的老大中國的革命的國民黨，又

是糟到如何的程度呢，這便是癥結的所在了。我們且看當今黨國要人如下的供狀：孫哲生先生對人說：「國民黨自北伐以來，未滿入望，黨之信用日減，迄至今日，民衆對黨已大懷疑！何成濬先生對人說「中國目前有兩個大問題，即內憂與外患，可以說多是由國民黨所發生。……現在的國民黨已死十之六七，今後欲圖挽救，須恢復十五年前的精神，無須一味唱高調」！覃振先生在「整理黨務實施辦法」的談話內說：「溯本黨自十三年改組以還，共黨惡化於前，小組織分化於後，終則養成黨員之官僚化，失去黨的生命和使命，馴至今日支離破碎，奄奄一息。已瀕於最後之滅亡關頭。……於是上部僅存虛設之空頭中央黨部，黨員則假黨爲升官發之捷徑，黨部變爲衙門，黨員變爲黨官，上下交相利用，由利害上演許多派別，不計國家民族之利害，只以個人利益爲出發點，黨的理論與信用全喪」！陳銘樞先生在中央紀念週上說：「現在情形，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流，漸至水盡山窮，如革命重心不能團結，聽其沉頓下去，即將無聲無臭的完了；我們要挽回退流，重新激起，否則便無法挽救」。孫哲生先生甚至於說：「國事危急至此，實爲吾黨能否負起救國責任最後一次之試驗」！中山先生的未亡人宋慶齡女士，最近發表宣言，詞意更爲沉痛：「中國國民黨早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至今日已爲不可掩蔽之事實，亡國民黨者，非其黨外之敵人，而爲黨內之領袖。自十四年孫先生病逝北平，國民革命，驟失導師，幾致中

斷。所幸當時在粵同志，恪遵孫先生遺教，以民衆爲革命之基礎，北伐武力，卒能於最短期間底定長江流域。乃自十六年寧漢分立，因個人之獨裁，與軍閥官僚之爭長，黨與民衆，日益背道而馳。在中央則各據要津，營私固位；在地方則魚肉鄉里作威作福；投機殘餘軍閥，可一躍而爲黨國中堅，忠實革命人才，必設法置之死地。……五年以來，內戰攻爭，循環不已，黨既分崩離析，遂不惜各自乞憐於帝國主義，利用腐化勢力，舉北洋軍閥官僚所不敢爲者，一一悍然爲之，而美其名曰黨治，使黨蒙不白之冤，遭全國人民之厭惡唾罵。其實三民主義何曾一日見諸實行，最近粵甯對峙，互暴其短，自炫所長，政治公開，民主集權，革命外交，種種名詞，非不動聽，而究其實際，兩者皆依賴軍閥，諂媚帝國主義，背叛民衆，同爲革命罪人！自日本侵略滿蒙暴行發生，兩方迫於國難及民意，不得不暫停同室之戈進行其所謂和平統一，奔走會議，時逾三月，爭論之焦點，乃爲中委之分配，與高位之人選。於全國最大多數之農工民衆之疾苦利益，竟無一語之討論！不知獨裁之造成，黨之墮落，國之陵夷，皆爲離開農工民衆之結果，惟有以農工爲革命中堅，可以防止革命勢力之墮落，確立國民經濟之基礎。余不忍見孫先生四十年慘淡經營之革命基礎，毀於少數自私自利之野心黨人，尤不願見中國四萬萬民衆之國家，亡於自叛其主義之中國國民黨，不得不於此時致其最率直誠懇之忠告，孫先生爲革命而

建黨，黨不能救國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顯惜。余深信惟真正以民衆爲基礎，爲民衆而奮鬥之革命勢力，可以消滅軍閥官僚，剷除帝國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同時深信中國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動勢力之恐怖殘殺，而消極畏縮，且將因環境之壓迫，民衆之呼號，而益堅其犧牲奮鬥之志，不顧一切共進於革命之大道。」

由上恭錄黨中負責領袖最近的片言斷語，歸納起來我們所得到的認識是：現時的國民黨革命性的失墜，是國內一切不景氣的根本原因。組織不健全，黨員失其作用，整個的黨遂成支離破碎之象；從而黨治失效，訓政毫無成績，天災人禍又加重的紛至沓來，內部一團糟，伺隙以動的外患，乘機而來是必然的。國際經濟的恐慌，使歐美各國無暇東顧，日本國內經濟的不景氣，和東北官民建設事業的進行，都是次要的原因。有人說國民黨離開了民衆，日本帝國主義者纔有吞併東省的勇氣和決心，但那還不是革命性失墜的表現嗎！

民族的垂危，民運的廢弛，民生的艱窘，奉行中山先生手創適合中國實際需要的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訓政三年竟得如是而已的結局，老大的中國又怎能不遭內憂外患的厄運呢！

三

汪精衛先生在接見上海學界請願代表會的席上曾以高亢的喉嚨說：「……諸君爲知識份子，應有判斷力；倘認爲我

們不好，應該打倒我們；認為甯政府不好，應該打倒他們；如兩方都不好，應該打倒國民黨」！在下這個重大的判斷之前，應該嚴明的認清三民主義是適合中國需要，時代需要，救中國的惟一的革命主義，以實現三民主義為惟一任務的中國國民黨，也是有主義，有政綱，有組織的惟一的革命政黨。目前事實上壞的表現，祇是人的問題，並且是部分的人的問題，絕不能因此而懷疑到國民黨的是否應該存在。

統觀國內，也有許多的黨派，在作着反國民黨，甚至要取而代之的工作。他們的主義或主張，在過去，我們已一再的揭穿其謬誤，本可不必再舊事重提，但在目前嚴重國難中，他們也竟提出了他們所謂的主張和辦法。這裏要提出的是「國家主義派」，「共產黨」，「新月派」和一般憲政運動者，主張的淺薄和錯誤，加以簡要的指駁。

(1) 國家主義派——慣會為一般舊軍閥官僚效勞充秘書參議的國家主義派之流，是一個無主義無政綱，乏組織的凌亂集團。「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是他們始終一貫的主張，內容的空虛淺薄，本不值識者之一顧。而他們的反對國民黨也是始終在繼續着的。慣唱「嗚呼」腐調的曾琦之徒主辦的「醒獅週報」在民國十五年曾蟄伏在軍閥孫傳芳的卵翼之下拚命的反對革命軍的北伐；次要份子們跟着狗肉將軍也曾大出過一個時期的風頭。國難臨頭了，他們又由沉寂而狂吠起來，上海的「民聲週報」，天津的「火線週刊」是他們在南

北兩地主辦的唱言立說的期刊。他們沒有堅強的主義，沒有正確的主張，祇是在吹疵的造謠，肆意的漫罵。在他們最近的「民聲週報」內，發表了「我們的主張」，所謂主張有兩項：「第一我們主張中國對日本應斷絕國交，立請宣戰。明知我們和日本戰爭，敗在我們，勝利屬於日本，然而殺身成仁，舍身取義，我們要為這野蠻世界留點正氣」。「第二我們主張為應付國難起見，中國今日應當廢除一黨專政，組織國防政府。我們很誠懇的忠實的宣言：我們目前的憂慮只有國難，我們的仇人只是日本。我們在內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張，政治成見，都願意犧牲，同時我們很誠懇的相信如今當國的國民黨，亦似有與全國人「一致團結，共禦外侮」的誠意。…如今南京與廣東忽有息戰和議的呼聲，未始不是國民黨本身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的好現象。然而為國體組織上的效率起見，我們希望國民黨在政治上應作進一步團結的功夫。我們希望馬上有個集中全國人才，代表全國各派政見的國防政府產生。只有這樣的一個政府，方能得到四萬萬國民精神上一致團結的實質」。所謂「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救國主張，不過如是而已。他們雖仍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同時却巧言花語的在「希望國民黨」能夠把這些國家主義派的「人才」提拔到國防政府裏來，以期得到高官厚爵，並作變象的要求向國民黨投降。他們所謂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儘可改作「保身作官，賣身取利」。他們不但絕不配取

國民黨而代之，就是投身在國民黨的集團裏，也不配談救國。極相反的，嚴格的說：在革命的陣營裏，他們也是處於必須被淘汰之列的！以組織國防政府爲作官的敲門磚的目的未達，轉而高唱着實行憲政，又在與研究系，新月派，和一般落伍的知識份子，在協調的應合了。（關於憲政運動的檢閱批駁，後面再詳陳）。理論上貧弱得可憐，政見可以隨便犧牲，政策矛盾的濫用；國民黨以外救國的份子或小集團雖有，但絕不是無恥頑識的國家主義派！

（2）共產黨——中國實際社會的沒有具備實行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是極顯然的共見的事實。尤其是中國式的共產黨，自十六年七月後的共產黨，在湘鄂贛閩等省的表現，即使以「殺人放火」，「造成赤地千里而後決」等詞句來形容，也不爲過。第三國際的幹部領袖根據中國共產黨徒虛誇的報告，更與抽象理論印證深居在高樓大廈中所決定的行動的方策，其不但不足以優惠於中國廣大的羣衆，且將中國悠久的歷史所總積的既存的一切，破壞得體無完膚。一九二七年以來英勇青年的損失，和一九三〇年以來，血點斑斑慘痛的紀錄，致赤禍，水災，旱災，外患等，同成就了中國致命的創傷。嚴重國難臨頭後，他們仍在始終一貫的作着推翻國民黨，推翻現社會制度的工作，自是在邏輯上可以想見的。他們祇有階級觀念，沒有民族和國家觀念，除非是喪心病狂的人，絕不能夢想他們也來「共赴國難」。共產黨的幹部派

和取消派，都在那裏煽動工人罷工，縮短工作時間，要求增加工資的阻滯着全國總動員計劃的進行。被幹部派罵着的取消派陳獨秀等，一方面主張工人罷工，一方面又主張「經過全國抗日救國會而實現」，「或經過國民會議與蘇維埃而實現」所謂「革命的民衆政權」，來「代替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領導全國的革命民衆和兵士……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戰」。既主張在排貨運動中罷工以損失社會的生產事業，同時又來奪取國民黨的政權，以抗日爲名，進而再演其一貫的破壞的把戲，共產黨的陰謀是始終騙不了廣大的羣衆的。無怪乎幹部派也來罵陳獨秀是「機會主義的復活」啊！

(3) 「新月派」及一般「憲政運動者」——「新月派」及一般「憲政運動者」的主張，與國家主義派類似的點很多。「新月派」的羅隆基和王造時博士，一致的主張是「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以十九世紀空虛的人權思想，和歐美偽民治主義的觀念而自豪的「新月派」的博士人才，集中到他們所主張的「國防政府」，也和國家主義派如一鼻孔出氣的希望得到「高官厚爵」。胡適之博士在晉謁蔣主席，面聆一切，以「少數急公好義的愛國志士」的資格，得榮任「太平洋國交討論會」的主席，和「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後，反國民黨的思想和意見，立時便如「煙消雲散」般毫無餘痕了。這種事實上的表現，好像是說：國民黨如果使我們這一部份博士人才得榮任了

什麼委員或高官，便一切樂得合作，否則便反對「一黨專政」！以胡羅王等爲主幹的「新月派」，本稱不上是什麼黨派，不過是本錯誤淺薄的思想唱言立說的少數知識份子（或稱作士大夫階級）的小集團而已！

其次，要提到的是據報載上海張耀曾，孫洪伊等發起「憲政促進會」，同時滬平津等地，也有類似的組織或呼聲，在目前的政治環境底下，當然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憲政運動本不始於「九一八」事變之後，而高唱入雲，則是在目前。總合他們錯誤的所在，約有如下的幾點：1.主張實行憲政的，當然的也主張取消訓政，取消「一黨專政」，打倒國民黨也是當然的歸結。這是出發點的重大的錯誤。我們不能因爲目前黨政當局對訓政大業措施得稀糟，便根本的反對到中山先生建國重要階段的訓政計劃；相反的，正要因爲目前國民黨的對社會建設和物質建設毫無表現，厲行訓政是絕對必要的。訓政完成後，憲政時期纔可循自然之史期的到來。2.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時，中山先生手擬的大會宣言內，對當時立憲派的謬誤，曾作如下的駁斥：「一曰立憲派，此派之擬議：以爲今日中國之大患，在於無法，苟能藉憲法以謀統一，則分崩離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憲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衆擁護，假使祇有白紙黑字之憲法，決不能保證民權俾不受軍閥之摧殘。元年以來，嘗有約法矣，然專制餘孽，軍閥官僚，僭竊擅權，無惡不作。此輩一日

不去，憲法即一日不生效力，無異廢紙，何補民權？邇者曹錕以非法行賄，尸位北京，亦嘗藉所謂憲法以爲文飾之具矣；而其所爲，乃與憲法若風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憲法之先決問題，首在民衆之能擁護憲法與否，舍本求末，無有是處。不特此也，民衆果無組織，雖有憲法，即民衆自身亦不能運用之，縱無軍閥之摧殘，其爲具文自若也。故立憲派祇知要求憲法，而絕不顧及將何以擁護憲法，何以運用憲法；即可知其無組織無方法無勇氣以真爲憲法而奮鬥。憲法之成立，唯在列強及軍閥之勢力顛覆之後耳。」雖說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但中山先生所說的第一點，即是在軍閥政府之下，有憲法也等於具文。雖說目前的政府，或一般憲政運動者所理想的「國防政府」組成後，而全國大多數的民衆若無組織，無運用憲法的能力，雖有憲法，誰又能保證他不成爲具文呢！這裏應知道的是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忠實信徒，絕不能主張取消訓政，實行憲政，即使主張促進憲政，反必須更進一步的厲行訓政工作。尤其是目前的一般憲政運動者，多是失意的政客，或少數高級的知識份子。前者的主張憲政，是爲了謀個人政治上的出路；後者是因了本身已具備了參政的能力，他們是以狹小的眼光，僅注視到一般士大夫階級，未曾展望到下層大多數苦難的民衆。他們所需要的不是失意政客爲得政治出路，或士大夫階級得由此而參政的憲法。這對他們（苦難大眾）不過仍是具文，又能有什麼效益呢！3. 實行憲政

而取消黨治是當然的歸結，將來的溶各黨派於一爐，以主義不同，派別紛歧，意見互異的大雜燴，在所謂憲政招牌下，將更不知糟到什麼程度！若國民黨能佔到最大的優勢，穩定或者尚有希望，所謂各派的「人才」，除了得到「高官厚爵」外，廣大的民衆，苦難中將更莫明其妙的，不知你們玩的是什麼把戲！醒來罷，憲政運動者的迷夢！

國民黨目前有相當的壞，我們不能抹殺，但自認反對國民黨最力的共產黨，國家主義派，新月派，和一般憲政運動者，不但沒有更好的主義，更好的辦法，並且較國民黨更有本質上不可救藥的，或者是更大的錯誤。所以天津益世報社論記者「敬告憲政運動者」文內說：「促進憲政的人不要目標完全放在取消黨治，取得憲法這種事項上。假使一旦黨治取消了，制定憲法的機會來了，中國的政府組織，中國的經濟制度，中國的教育方案，要走什麼一條道路。這一切，促進憲政的人，如今就要着手研究準備。打倒旁人容易，破壞以後，本身拿什麼具體的方案來建設，這是促進憲政的人應未雨綢繆的」。但憲政運動者的具體辦法在那裡？所以天津大公報「現代思潮」的佛泉君說：「……我們大概都可以斷定這回答應該是：國民黨的生命應該維持下去，不但要維持下去，並且該使牠再活活潑潑地發揚起來」！

國民黨如何維持下去，如何發揚起來，這是在本文最後一個階段內所要陳述的。

四

若以目前內憂外患的緊迫作為以黨訓政具體的表現，則黨治的事實之糟，是不容諱言隱蔽的。但絕不能因此而懷疑到黨及訓政的本身，因為中山先生手創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及國民黨的組織方法，與其存在的絕對的必要，是不容有疑義的。這與事實上的表現是兩宗事。但目前全國廣大的苦難的民衆，所感到的是內憂和外患的緊迫，而國民黨又加重的遭到亡黨的威逼。伺隙以動的共產黨，國家主義派，和投機的新月派及一般憲政運動者，準備着「取而代之」的「奪取政權」，並且有的竟也假藉民衆團體的名義，要求將政權還諸人民，滬平等地「假民衆」的少數知識份子，正在積極的進行着。對於現狀的憤激，感情上的滾沸，應該以理智去抑制，不必以「打倒國民黨」為惟一的藉以為「氣的發洩」的工具。但基於上一階段的檢閱，反國民黨的其他黨派的主張和辦法，使我們更確信惟有國民黨以自新之力，挽回革命的退流，由拯救國難而走向新生的大道，以完成其時代的使命。

國民黨大多數黨員的無責任心——能力薄弱還在其次——不能以個人的智慧能力供獻於黨的革命工作，少數名義上負責的領袖，言行的不一致，甚至徒逞私人的意氣，擴張個人的威權，離開黨的主義，遺棄中山先生的遺教，致造成所謂粵二屆也，滬二屆也，寧漢分立也，特別委員會也，寧

三屆也，擴大會議也，非常會議也，以及在「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金字招牌下，雙包式的寧粵分開的四全大會，合一二三屆世襲式的中委，所完成的合冶一爐的大團結，黨統的紛亂，可謂達於極點了！即使是說過去的舊賬不算，但因了全國苦難的大眾在大混亂下的損失，黨的整個革命性的失墜，以及影響到黨基的動搖，這一切的舊賬，則不能稍有含混的就算是結清。

目前的事實又在告訴我們：黨內最高領袖的汪蔣胡三先生，汪先生因了尿（糖尿病），蔣先生因了氣（氣憤在胸），胡先生因了血（血壓過高），而均未得出席大團結後的一中全會，且會畢又都不能入京負責，以共赴國難。陳銘樞先生始則致三先生電文內說：「……再向我重要領袖作最後之乞求，幸靈信之垂憫。夫南宋末造，因勢已瀕蹙隘，而舉朝宰執，相率引遁，論史者致與尸位誤國同譏。中國苟猶可為，此責匪異人任」。繼在紀念週演詞中謂：「……實在歸結是要求領袖團結，沒有領袖的領導，我們很空很散，沒有力量撐此危局」。汪先生電辭中央黨部與中政會常委，胡先生是千呼萬喚不離香港，蔣先生則優遊於山水之間，這樣「合而不作」的局面，中央現有各負責人所有的工作，祇是赴滬港甬等地分頭去請領袖。陳銘樞先生無可奈何中說：「大敵當前，惟有拚命。一切利害是非意氣，皆當冰釋，大家抱頭痛哭纔是」！但胡先生對蔣先生的責辭甚至於說：「風燭殘年

，不忍見國中尚有杜洛斯基其人者，被放逐而不知自悟」！辭鋒銳利，誠如孫哲生先生所言：「胡幽居八月，迄今餘怒未消」，確是事實。而迎胡拒汪（古應芬先生遺囑中語）的廣東，在共謀統一的局面下，仍在別立所謂西南執行部及軍事，政務，財政等分會，仍在製造實質的割據局面，目前早已成了「不十分統一」的局勢。張溥泉先生說：「我們知道時局的癥結，不在蔣汪，而在粵方少數人，粵方以打倒獨裁號召國人，今政府改組，且各部要職，粵籍人員又佔了最多數，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而必欲別立機關，形成割據之勢，陷國家於不十分統一」！事實又告訴我們：任憑外患如何危急，強敵如何侵略，所謂領袖個人的私見，仍不能不堅持到底，意氣之爭，權利之爭，絲毫不肯相讓，所以在全國大呼「精誠團結」一致對外聲裏，而領袖仍不肯精誠合作，無怪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要說：「……亡國民黨者，非其黨外之敵人，而為黨之內領袖」！然乎？否乎？

最苦悶的是我們一般青年黨員，我們自極堅決的確信，孫哲生先生的話：「……際此國家內政社會政治經濟種種尚未及發展的情況底下，除要現在中國國民黨繼續負起國民革命的責任之外，一時尚找不出一個其他有組織的力量，所以雖然對以前不滿，而對將來還有相當希望，還要責成中國國民黨來負起這個渡過國難的難關，祇要黨的領袖能團結，黨員能全體動員，前途亦可樂觀的。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鞏固

黨國的中心，而使他負得起領導民衆的責任。」我們固然有對本黨必須存在的絕對性的確信，但過去的黨政一切，及內憂外患，使我們不能不由失望而心灰意冷，而悲觀消極。而目前的「國家將亡，黨已垂危」的嚴重局面的猛擊，使我們不能不振起革命的精神，奮鬥的勇毅，負起已不容再脫卸的時代的使命。同時在全國廣大的苦難的民衆中，由國難中所激發的學生愛國運動，以及展開民族運動的再生；普遍到下層社會的對日經濟絕交運動，而展開的產業革命的建設；和由悲壯的義勇軍運動，而展開的民衆武裝運動。這種時代的動力，使我們不得不拋掉一切，去下領導革命大衆的決心，由這決心促醒了我們深切的認識：救國必先救黨，救黨必先復興黨的革命性，堅強的把握住並負得起中國國民革命最高的領導權，由無辦法之中事實上必然的逼得出我們有了辦法！

陳銘樞先生說：「若不能恢復民國十四五年的革命心情，革命的退流就挽不起」！十五年北伐前的國民黨的革命性是比较強烈的，及所謂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後，國民黨的革命性失墜，搖身一變而成就了分利的集團（一個革命政黨，當握得政權之後，每易流於腐化，而失其原有的革命精神）。這是中國內憂外患一切癥結的所在。所以在這一革命的進程中應有的急圖，是喚醒海內外忠實黨員的振起團結，糾正黨政當局，督促黨內領袖，復興黨的革命性，遵照中山先生

的全部遺教，厲行訓政建設，完成地方自治，使下層痛苦的大衆，都有運用四權，和實際參政的能力，積極推進物質建設，以完成革命前程應具的物質條件。這是惟一的救國救黨的康莊大道。

昨據報載：汪蔣在杭州會晤後。將共同入京負責，胡雖不來，但廣東的西南執行部及各分會也有取消的消息傳來，這是一般人認爲的目前將有一新的局面展開的預兆。當前中央的要務，自是外交上對日的鬥爭，對內財政的整理，和新政府內部的充實。但更基本的工作，仍是復興黨的革命性，上自領袖下至一般黨員，都有爲了革命忠誠犧牲的責任心，健全下級黨部，領導革命大衆，厲行訓政建設。扶植民主勢力，中央及各地方政府，逐漸參加人民代表，使多數苦痛的大衆得參加政治，人民自也有對政治批評或建議的機會。同時，對人民要有確實的法律上的保障，中央及各級政府的職權，要有明確的劃分。以期扶植民權，厲行法治，進以縮短訓政，促成憲政。

由這一康莊大道，纔能走向抗日救國之路。「今日爲吾黨能否負責救國之最後試驗」，忠實的黨員起來，暴露現實，揭發錯誤，喚起全國黨員，以一致的步調，復興黨的革命性，今後不僅不能儘依賴領袖，（陳銘樞先生說：「……吾儕不能坐以待斃。無論如何要撐起來，向前拚命！」）且須糾正黨政各方的一切錯誤。有新的覺悟，纔能發生新的力量。

澈底合作，精誠團結，集中黨的力量，擴大黨的生命，領導全國廣大苦難的民衆，由救黨進而作最後一次救國的試驗！此刻是中國的存亡關頭，更是國民黨的生死關頭。忠實的同志們起來：挽回革命的退流，走向新生的大道！

一九三二，一，十八日於北平

現代國家論

一 釋

(續)

現代的政治思想，大約的說明了，吾人於判明是非之信仰，然後依信仰而生出創造力量，來進行現代模範國家的建設，就是人類發展仁受和平的象徵。也就是人類維持互助精神，成和平生存進化。

一 近代國家的特質

吾人考國家起源之歷史，有兩個解說，一個說是國家由武力造成的。就是由戰鬥的武裝集團，行使其優勢力于非武裝集團，經至相當之時期，確立其永久支配權，始獲成立。

又一方面是否認武力征服，以國家是乃依民衆之要求和平而產生者。吾人對以上二方面的學說，試證之於國家之起源之歷史。

中華民族在五千年以前似發跡於帕米爾高原，當時係以狩獵爲生，大抵因人口繁殖之激增，乃另謀生殖之地，遂沿黃河流域而東遷，至伏羲神農時代，已多數散居黃河兩岸之內地，而當時之文化，亦見長足之進化。神農之教民耕種，從此人民由狩獵時代進化而爲耕種時代，當時居於中國內部之異族，想皆因文化程度遠遜於中國民族之故，皆心悅誠服，望風歸化，中國民族亦待以寬厚，一視同志，故未有何劇烈之爭鬥。

中國之建國用兵，乃始於黃帝，至唐虞之世，以禪讓公天下，爲中國政治史上之美談。而當時之諸侯，皆懷德歸仁，治者與被治者，實融爲一體，無武力可用。後因民族繁殖太速，逐漸廣殖南下，於是首先與苗族衝突，繼感以德，苗族服順，舜典有曰「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勳天，無遠勿屈，帝如誕敷文德，舞羽衣于威並用之證，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是爲德。

夏禹時代，爲中國農業漸盛時期，諸侯地主劃土分立，疆土日大，人口日增，各諸侯皆保護農民以收貢稅。於是進而爲第二期之封建國家矣。禹因治水功德，各地諸侯及民衆皆感其德，而當時舜則禪讓，諸侯悅服。而社會現象，因治者

多起自民間，又多賢能，鮮世襲諸侯，顧無顯著階級之分。

中國之起源，與各國之起源所不同者，中國乃和平仁愛之結合。歐美各國係皆依武力征服而成者。故歐美各國之階級分立，非常明顯，治者與被治者之間，常不融洽，故有永久貴族與奴隸之別。

由西歷紀元五世紀至十一世紀間，在歐洲為戰國時代，其時土地四分五裂，社會逞極端動搖之象，在此動搖時中，依照征服或移住之過程，多數依征服過程，而成立歐洲近代國家。

英吉利國家，在紀元五世紀後至六世紀末葉，被薩克遜族侵入，建設多數薩克遜小王國。此等小王國，依鬥爭過程，漸次合併至西薩克遜王愛德華，始完全以武力統一，其後雖再戰亂，仍不斷的以武力征服統一，以形成現代之英國。證之於英國，而知歐美其他國家，係多依武力征服而成立。

吾人即知現代國家有依武力征服而成立者，有依和平結合而成立者。中山先生曾言，國家是由霸道造成。是現代之國家，可分二種，一即「國家的國家」，乃霸道之謂，二即「民族的國家」乃王道之謂。

國家即分為以上二種，吾人先就「國家的國家」的特質而言。因「國家的國家」的起源，多為武力強制，就有許多政治學者，對國家的特質，而斷為強制的統治。

瓦爾德氏之對國家特質的意見，「國家之目的，在抑制

個人放縱，防止秩序破壞，爲在社會進化一定階段中，自然發生者，即爲應社會之需要而產生者也，故支配人類社會之諸勢力，爲國家之重要任務。」即認國家之特質爲統治權力。

馬溪華氏之意見謂，「吾人因衝突與必要，使吾人不能不與社會生種種關係，此種關係，若不能使其整然有序，則不能生活。吾人之所謂共同善者，即要求互相扶助，互相寬容，互相節制。在社會即有權利義務之組織，社會在人與人之間，不絕創造互相連索之關係。有時諸關係並不經組織與制定而繼續殘存。如原始社會受不文律之支配是也。

然重要之權利義務，大抵以明確之形式規定之，而成政治的法律，由集團權力所賦之中央權力，切實保護，組織中央政府，擁護人民之權利義務。而使之增長發達之一團體，即可謂之國家。故國家爲維持社會秩序之基本團體。爲欲達此目的，社會民衆，不惜將統一的權力賦諸中央政府，俾克完成其任務。」

馬氏主張現在之新團體說，其實亦認現代「國家的國家」的特質，爲強制的權力。

吾人再就無政府主義者之主張國家特質而證明之，但首應注意者，即無政府主義係痛恨「國家的國家」的存在的。故其對國家的特質的表示，無異的是更暴露「國家的國家」的罪惡。

蒲魯東氏之意見謂，「人類因欲急速滿足其慾望，而求指導者，最初之指導者如父母，主人，及縣長等彼甚覺可親，人類愈無智，愈信賴指導者，迨至省察與理性逐漸發達，則將追索爲何必須服從指導理由，對於首長等有所推測。夫至於推測首長，則不啻對權力宣戰，而不肯服從之端，即由此開始。

人類在推測其首長一瞬間，即實行叛逆。……彼深信政治之原理，主權者之意志，多數者之意見，與民衆之信念等，全然獨立存在。認總統，委員，法院長，國家等之意志，與政治原理毫無關係，無一盼之價值。彼又以爲人類遂爲社會之動物，但父母之權力，至其成長時，即應停止，與彼不啻同僚……因此在任何社會，主權者之權力，與該社會理智發達之程度，成比例。…強力術策，在正義進路之前，實行總退却，而消滅於平等自由之中。同時意志主權，而理性主權之前讓步，而吸收於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內，既無主人，又無主權者，此則爲吾人寤寐所求之政府形式也」。

巴枯寧氏之意見，「國家並非社會，國家乃依強暴掠奪，戰鬥征服之結果而生成者，故國家者力也，國家者權力也。

證之無政府主義之代表言論，蓋彼等亦承認國家之特質爲強制統治力。

吾人相信反對國家者，較擁護國家者，更能洞其特質。

試觀無政府主義者之對於國家特質之見解，其持論雖不免趨於極端，然彼等主張國家之特質為「強權的支配」，吾人能於近代國家中舉例以反正之乎！在近代國家內，「強權的支配」，不是握在獨裁手內，就是握在少數人的手內，強權的支配始終存在，不論其誰屬，此種政治現象，吾人似無計以反對之，蓋近代為強權所籠罩之時代，尤為強權支配時代，觀之各國縱橫排闔，裁軍海縮之互相爭雄，無一不表示為擁護強權的支配而奮鬥。

近代國家，發展其特質，更突出國界，加諸弱小民族及弱小國家，充分發展其強權的支配。吾人雖痛惡國家的特質為強權支配，但絕不若盲從無政府主義者，因痛惡國家而主張無政府之荒謬。吾人雖深知國家的特質為強權的支配，然亦能以非強權之支配，易以治者與被治者間之政治互助行為，即握政權者，棄絕其強權支配，而被治者，亦非被強權的支配而統治。此種政治現象，即吾人期待之現代國家之特質。

二，現代國家的特質

吾人即判明過去近代之帝國主義國家之特質，為強權的支配。而漸開展於現代之國家政治，其特質即為反強權的支配。消滅以往治者與被治者之階級分別，充分發展人類互助仁愛和平之本性。而強權的支配，變成民主勢力。變成民主支配，即由強權的支配，演進為民主的支配。民主支配之主

要形式，爲立於個人平等自由主義上之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一語，始於紀元前四九〇年，沿用迄今，爲政治之形式，其意義爲一般社會之支配權，不屬於特殊階級，而由法律規定屬於社會民衆全體，此支配權之發動，係按着法律規定之投票手續，實行全體投票，根據票數之多寡，決定社會意志之所在。就民主政治之制度言，爲多數者以全體名義，擁有強制支配之全權之政治形式也。

運用民主政治之唯一理論，要算中山先生的民權主張了，表示出來民主政治的功用的方法，也算中山先生的權能分別了。權能分別的政治哲學，更是充分的表徵了現代國家的特質，不是強權的支配的形式，而是民主政治的形式。

權能分別的政治哲學，基礎就是反對強權的支配，代替以民衆的支配，因爲權能分別中的「權」，就是人民在政治上的力量，「能」就是政府的本職，人民的力量，利用政府的能，這樣合理的進化，消滅了一切強權的支配的政治罪惡，增進人民與政府密切的結合，則政府只是爲人民及國家的福利而展其能，人民亦是爲自己及國家的福利，而盡其力量。國家的政治，沒有不向着人民及國家福利的前途，爲有力的銳進。

權能分別的政治哲學是這樣，而運用這權能分別的政治制度的設計，的五權憲法，尤爲吾人所當深悉，因欲運用民主政治，實現權能分別的政治，則非實踐五權憲法爲先決問

題不可。

五權憲法是現代國家的特質保障者，因欲樹立民治基礎，必須備保障民治基礎之憲法，五權憲法之功用，即在保障民主政治。

近代國家的憲法，皆師孟德斯鳩之三權憲法，即行政，立法，司法，而三權之互相傾軋制肘，數百年於茲，鮮解決方策，而三權之互爭，更形背叛民主政治之事實，如各國之行政方面，能以武力解散民意成立之立法部份，而立法部份或以私忿，而強奪民意，推翻行政之組織。而人民仍始終被統治，國家政治如何紛亂，一任其政府爲之。近更形成黨治政治，人民之任何政治意思，胥戕滅於某政黨之下，即人民選舉行政首長之自由，亦爲政黨所剝奪，如美國之候選大總統胥爲民主，共和二政黨所把持，而該二黨外之國民，無絲毫意思表示之力，是三權憲法，爲造成僞民主政治，擁護民主政治之名，實包辦政治之實之工具而已。

五權憲法基於權能分別，則政治之總發動，操在人民，而政治問題總解決之權，亦操在人民。五權憲法之相互關係，絕不同三權憲法之相互仇視，且三權憲法之相互發生問題，皆以相互衝突之力，而尚強其自行解決，如立法之不信任行政，行政之解散立法。而權五權憲法，之相互關係間之問題爭執胥以人民爲裁判，而皆須服從民意之裁判，蓋即人民之權力，表示於政府之象徵。

五權憲法更削減立法部份牽肘行政之力量，彈劾權，而使之超然獨立於立法行政之外。毫無阻障行其彈劾政。且不只限於行政，即其他治權機關，同在監察彈劾之下。削減行政部份之考試權，使之獨立，為集中人才，澄清政治，嚴選賢能之唯一政策。其五權機關又皆在國民代表大會監督之下而進展，實為現代國家政治組織之特色。

三，結論

現代國家之特質，吾人即已深悉，更檢討近代國家之特質及政治組織，兩相比擬，吾人乃不得不痛恨近代國家之特質，及其政治組織所造成之罪惡。吾人為希望人類之合理政治生活，實現人類之平等自由，則吾人唯一之使命，即在運用吾人運動之力，而促合理化之政治生活，消滅反人類政治平等生活之政治現象，而促成現代國家的政治組織之完成。

(完)

一九三二年的反日鬥爭

病 癩

一九三一年在洶湧的時代浪濤中成了過去，一九三二年的序幕緊隨着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我們是生長於有隔離性的空間與有連續性的時間之中的，所以我們一方是新的生活的追求者，同時也是舊的過程的追懷者，在這舊的追懷與新的追求正要開始的現在，我們的確有把舊的過程加以反省與檢閱，新的追求加以設計與籌謀的必要。

一九三一年中國是怎樣的過去了呢？

簡短的說，隨着世界經濟恐慌的波浪，中國的農村經濟更

凋疲不堪，帝國主義者與其附庸更殘酷屠毒中國的革命民衆，割據的大勢隨着軍閥混戰漸漸形成，空前的洪水接踵着『人禍』洗劫了全國的三分之二，日本帝國主義者乘了天災人禍的繚繞，猛烈的慘殺無告的民衆，佔據了東北半壁，結果，由「九一八」事變起，到結束一九三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九三一年遂在日帝國主義砲火炸彈的燒殺示威中，中國民衆腥風血雨啼飢號寒中，政府喊着和平團結共赴國難，實際手忙脚亂，徬徨戰慄中，錦州陷落中，新官爵分配中，過去了！

一九三二年的前路，將如何開展呢？

我們看：英國停止金本位了，日本禁止金出口了，德意志戰債問題仍然沒有一點辦法，意法在菲州殖民地的爭奪，日趨險惡，連黃金王國的美利堅，也以各國世界市場掠奪戰，而感受威脅，一方面是生產縮減，工場停業，一方面是失業者激增，勞動運動熱化；都會使我們明白帝國主義者的經濟組織，在今年要更狼狽崩潰。再看最近日帝國主義者對東三省的積極經營，日與英法的妥協，最近爲日佔錦州美對日的強硬通牒，意美的接近，又都證明着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愈發激化，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已轉化到政治的危機了，第二次大戰的爆發，已經吹出信號！

這時的中國將住那裏去呢？一九三二年中國該怎樣開步走？

無疑的，中國的出路是在英勇的和資本帝國主義者血戰！今年的主要課題，是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反攻！所以在新的追求開始的現在，就是要檢討一九三二年的反日鬥爭，要如何才能把握住勝利的左券？

二，

一九三一年反日鬥爭的成績在那裏呢？可以分開兩面看：一種是表面的現象，一種是裏面的真相。

表面上所看見的：

一，在民衆方面。總是熱烈的，勇敢的，英武的，激昂的。請過願，但，立刻就醒悟請願不唯無用，而且是卑劣可恥，馬上轉變到示威運動了，不僅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示威，更對在日帝國主義面前低頭聽驅使的附庸示威，不但囚不怕，殺也不怕，不怕陰謀中傷，公開屠戮也不怕，五卅時代的精神又一度恢復，可惜，反動的高壓，更加緊的發揮牠底權威，一切民衆的敵人，藉着救國的帽子，很巧妙的奪取了反日救國的招牌，於是，才高漲起來的浪潮退流了。所謂東北最後壁壘的錦州，在三刀兩槍的假作招架之後，在資產者的代表請勿死守的託詞之下，又讓給日本帝國主義了。山海關已難扼守，熱河平津也都危在旦夕，而我們的掛反日救國招牌，戴救國帽子的「假民衆」呢？銷聲斂跡了！好像救國反日運動是那般『假民衆』的專利品，而真正的勞苦民衆一有動作就有反動的嫌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民衆的反日運動

，遂被『假民衆』所篡奪，所以事態的進展，雖說一天比一天嚴重深刻，而反日運動却彷彿低落。在死寂寂，冷清清空氣中的一九三一年的反日運動，就辦了交代。

二，在政府方面。當然的，牠的經濟基礎決定了牠的運命，牠的矛盾立場，使牠對這次的鉅創。尋求不出應付的方策所以牠所號召於民衆之前的，和平統一，團結奮鬥，共赴國難，合力對外，在武力的運用上是無抵抗主義，是鎮靜，在外交的方式上，是依賴國聯，是希望美國，到後來是新政府的革命外交其名，投降外交密秘外交其實，觀乎陳友仁就職時的空洞宣言，觀乎美國通牒到達我國後，孫科氏的「喜形於色」，便知中國政府的態度，永遠是追隨的，無定的，國際的形勢稍有轉換，便空言高論，放其不負責的大言，各帝國主義者一和日本勾結，中國政府便直不起腰來。所以一九三一年我們革命政府（！）革命外交（！）所得的成績，是東三省的完全斷送，國際間的孤立，對美帝國主義的乞憐！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拜倒！

這些『假民衆』的反日救國，和軟靡政府的應付方策，二者匯在一起，就成了目前——一九三二年開始的反動局面，等到政府和真正革命的民衆一見面呢？能用一席甜言蜜語使他們滿意而退，固然政府是也自覺滿意了，萬一不成，便不得不繼之以欺騙，欺騙不成，繼之以逃避，逃避不行，最後的手段，就拿出來：儘情的壓迫，儘情的屠戮。

這些，就是一九三一年反日鬥爭中我們親眼看得的親身領受的，然而，這還不夠，這仍是一個外皮，其骨子裏的真相，有比這更令人悲憤的，不信，展開事實罷！

一，在民衆方面，在反日救國的口號之下，一切反動派都乘機抬起頭來，他們不僅自居爲民衆，而且自居爲民衆代表或領導者，他們也毫不容情的攻擊現政府，但他們的目的是奪取政權；最近所謂國難會議，憲政運動，完全是研究系，國家主義派，財閥，學閥們所喧嚷的。現在的政府固然已充分的暴露本身的無能，但是，應該取而代之的不是這些臭骨頭，而是真正的革命民衆！

二，在政府方面。爲使大家很清楚的得到牠的真相計，所以不防把表裏對照的排列起來：

- 1.表面上精誠團結，骨子裏是感情意氣。
- 2.表面上和平統一，骨子裏是割據苟安。
- 3.表面上是合力對外，骨子裏是假外對內。
- 4.表面上是共赴國難，骨子裏是移事爲人。
- 5.表面上是反日，骨子裏是藉反日而投降其他帝國主義。
- 6.表面上是救國，骨子裏是藉救國集合自己的封建勢力。
7.
8.

有此種種就形成了目前動搖恐怖的局勢，您也闢謠，我也闢謠，但謠言已見諸事實了，胡漢民的「風燭殘年，不忍見國中尚有托洛斯基其人」，汪精衛的言病唯恐不重，蔣介石的入山唯恐不深，孫科的留滬不返，張繼等的奔波迎送，陳銘樞所謂革命退流，林森的獨坐都門，……………都告訴着我們，所謂反日救國已不是政府所欲爲所能爲的事，充其量的團結成功，也不過是政權的從新分割，割據局面的重新出現，繼之而起的，將必是一場混戰，東省淪亡在太陽旗下，已不是大衆所關心的事！各地政分會，軍分會，財分會，執行部的籌備，不都是昭示着這個局面，很快的就要成爲現實嗎？

三，

一九三二年所臨在我們頭上的就是這樣個局勢。

這樣局勢下的反日鬥爭該怎樣去開始行動？

在消極方面至少有兩件事要注意：

一，是整飭反日的戰線。

反日運動是整個民族的生存鬥爭，是被壓迫羣衆對帝國主義與其附庸的革命行動，在此番的決鬥上，不僅要廣大的民衆都參加搏戰，而且一切的行動都必須要組織化，現在反日戰線的零碎，是有目共見的事實，各個反日團體的裏面，都混着一部機會主義者，領導權並沒有完全把握在革命集團指揮下，各個團體的反日工作，都是華而不實的；只看見都

市，沒有見到農村；拿「軍事訓練」，代替了喚醒民衆；不僅全國的反日運動沒有中心的指導機關，就是各界的反日組織也沒有很好的連繫。以如此的反日運動，去對抗日帝國主義者的「國力發動」，和它底附庸的險惡殘毒，而期殺敵致果，實非幻想？！所以，我認定一九三二年反日鬥爭的第一義，就是要整飭反日戰線！這裏面所包括的是確立中心，肅清機會主義者，行動組織化！

二，是糾正妥協依賴的傾向。

一九三年的反日運動沒有走上正確的路線，既是如上所述，其錯誤傾向當然難免，而最能使反日運動陷入慘敗的泥坑的，就是妥協和依賴兩者，您看，在最初當『九一八』的巨鞭打在中國的肩上的時候，很多人幻想着中國的資本家地主會一樣的感到刺激，再有所謂農工商學兵的聯合戰線成立，事實所答覆的是甚麼呢？上海銀行團所關心的不是日兵佔據上海，而是公債的信用，錦州在日軍的轟擊下會請切勿死守，以避免居民糟殃，學生的請願，臥軌，所獲得的效果，是「滿意而歸」，稍微激烈些的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他們到那裏去了？大家一想就會知道。其所以致此之因，我們就不得不認識是依賴妥協的必然結果，要幹，只有自己幹，要和帝國主義者拚命，只有被壓迫下的革命羣衆，希望資產者，官僚參加反日運動和依賴軍閥去作救國工作是一樣的錯誤，所以，在第一義的反日戰線整飭以後，是該談

到開步走了，是該討論怎樣走上正確的路線，因此其第二義就是要糾正依賴妥協的傾向。這裏面所包括的是：不依賴軍閥，不和資產者妥協，要幹，就自己來！

在積極方面所要注意的有三點：

一，是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反攻。眼睜睜是中華民族已在日帝國主義者蹂躪下屈服了，反日運動唯一的表現，是哀呼，是求救，不但行動所表現的敗北主義的，就是標語上寫的也是敗北主義的，九一八事變才發生時「日本佔領瀋陽了」的標語，錦州陷落後「錦州陷落平津危在旦夕我們該如何設法」的標語，到處都可發現，就這兩條所代表的心理，可以證明完全是垂死的慘呼，英勇的精神，一些不見，烏怪反日會會改稱抗日救國會，自然，從「抗日」兩個字裏可以看出我們之於日帝國主義者只是「抗」而已，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和弱小民族是不能有半分妥協的可能，我們不殺牠，一定要死在牠手裏，不想死在帝國主義者的槍礮之下，不僅無抵抗主義不夠，「抵抗」仍不夠，反日不要走消極的自衛，要積極的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反攻！

二，是對一切帝國主義者掃射，機會主義者一定說這是太不懂得策略了。那麼我先請教他們一下：我們的現在的外交當局較之各個帝國主義者的外交老手高明幾何？在人家面前玩把戲，是不是孔夫子門前不該賣文章呢？就理論上說利用各個帝國主義間的利害衝突，以求得國際形勢於己有利，

中國的外交當局實在沒有那種手腕；就事實上說，國聯理事會兩次會議，日本的芳澤和白里安密議，松平與李丁爵士協議，終究成立了目前英法對日的妥協，再說美國，雖然錦州陷後有過對日的強硬的通牒，然而其強硬只是爲了自己的利益，換句話說，只要日本把給與英法者，一樣的給美國，美國自然也就不說話了，萬衆共仰的爲國奮鬥的施肇基在日內瓦在巴黎，其外交上的成功是甚麼呢？現在很有人提議到華盛頓或到莫斯科的政策，然而拿上過去事實我可以在這裡告訴他們，不但到華盛頓或莫斯科無用，到巴黎或英倫一樣沒用，中國目前的出路，是喚起民衆聯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奮鬥，在帝國主義的分贓宴上，中國只有被當作贓物大家來分割，沒有便宜可討，所以在反日的努力中，同時不要忘了對一切帝國主義者掃射，至少至少，不要因爲反日更陷入一羣帝國主義的重圍，拜倒在帝國主義的脚前！

三，對國內封建軍閥突擊。如果有人承認封建軍閥會因外患的壓迫而有所覺悟，轉回頭來，把槍口對準帝國主義者放射，那根本是謬誤。由「九一八」事件所得到的教訓更證明我們所見的正確。閻馮甚至石友三都想乘機再起擾害北方大局，桂系因爲不想使張發奎的鐵軍離桂會造法軍寇邊的謠，就是事實。所以現在的局面和北伐前的局面頗有某種程度的彷彿，現在我們的敵人，不僅是一切帝國主義，封建軍閥更是我們解剖帝國主義以前開刀的試驗，不能夠對封建軍閥

突擊，根本不配談打倒帝國主義，因為軍閥是帝國主義者的附庸，不打倒封建軍閥沒有和帝國主義者直接接觸的機會。封建軍閥會秉承帝國主義的旨意來屠殺革命民衆的，往例具在，我們可以檢查！

四

現在一九三二年的序幕剛才開展，革命民衆正在十字街頭徬徨等待，正在被表面的現象所欺瞞，我們，青年們要記着今年的主要課題是反日鬥爭，在反日鬥爭中，我們應該作革命民衆的嚮導，努力的去暴露假革命的機會主義者的卑鄙行徑，認識並把握住自己鬥爭的方針，沒有猶豫，也沒有畏懼，把一切的力量集中到反帝國主義的旗下，把一切的力量作民族解放的鬥爭，不許那些高舉着民族的旗子，希圖依附於帝國主義的一切惡勢力，繼續着牠的壽命，吮吸革命民衆，殘毒革命民衆，像對付當前的帝國主義一樣，去對付牠們：開始實踐我們的理論，反攻！掃射！突擊！

錦州陷落與美國

法眼

錦州陷落的消息傳到我們的耳道中，使我們起了莫大之驚異與憤慨。在國際聯盟中關於中立調查團之討論，我們老早便反對，直到了來到中國之後，更使我們反對了。

在不抵抗主義指導之下的東北軍隊，在日本的軍隊攻打錦州時，他們為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生存，也出了空前之抗力，這是我們對於東北部分的兵士表示敬意的。可是，不論如何，這部分的英勇兵士終竟抵不住蠻橫的倭兵，退出來了錦州。

貪婪無度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更進攻北票和朝陽，北票和

朝陽是熱河的咽喉，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蒙古之先聲，很明顯地，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決心侵入滿蒙腹地了。

在國際方面除了美國有表示外，其他各國尚未表示意見。美國照會中日兩國之照會內容說：（一）日本侵犯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及行政完整，及所謂門戶開放政策，即為侵害美國條約權利，美國不能承認；（二）美國不承認現在任何事實的狀態之為合法；其意義即為不承認九一八以後日本不得中國政府同意在東省所造成之一切事實狀態；（三）美國不惟不承認中日政府代理者所訂條約或協定之侵害上述美國條約權利，縱中日政府所訂條約協定而有侵害美國條約權利，美國亦不能承認。充其解釋，日本與其在東省所製造之偽獨立省政府或偽獨立國，若訂有條約協定而損害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者，美國當然不承認；即以中國政府之名義，訂有上項條約協定，美國亦將不承認；（四）美國不承認凡用違反非戰公約之手段所造成之一切情勢及條約或協定。易言之，凡日本以武力行動所造成之一切情勢及條約或協定，一概不能承認。由這個照會內容中，我們看出來美國並不是幫助中國而反抗日本，實在為了他在東北的條約權利而和日本鬥爭。究竟美國之對華政策是什麼呢？

美國究竟是不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呢？這問題到現在還有人懷疑。或者一般的認為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但和英國，日本等之為帝國主義國家不相同，總要比他們好一點。

或者對於中國而言，以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要文明些。這完全是不合事實的觀察。

美國之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只要稍有常識的人便會知道。至于美國是否比英日法意等帝國主義好些，或比其他國家對於中國文明些，這裏需要加以剖辨。

第一，美帝國主義一點也不比英法日意等帝國主義國家好些，而且自大戰以來，美國一變而為歐洲債權國之後，更加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兇惡了。美國資本家一樣的壓迫勞苦群眾，一樣的干涉殖民地的革命，對於菲律賓獨立拚命加以鎮壓。美國一個名記者在「太平洋紀元之開始」一篇文章中說到：

『菲律賓獨立不僅是菲律賓羣島內部的一個問題，同時也不僅影響島國政府和華盛頓內部的關係。實際與荷屬東印度羣島，高麗以至印度都有很密切的關係，一旦允許菲律賓人獨立就定要引發革命運動。』

這把美帝國主義的猙獰面孔活畫出來了。在帝國主義彼此矛盾的情形之下，無論那一國，都不會允許殖民地的獨立，這就是說，都要鎮壓殖民地的反抗，都要加緊剝削殖民地的勞苦羣衆，都是百分之百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在上面同一文章，又說：

『在東方，名氣和體面都是很重要的。那裏所崇拜的是強壯的人和強壯的國。倘若我們要保持我們的名

氣，我們不僅要保持海軍力，並且要設法表明我們不僅強壯而且精明——我們是不會恫嚇的，因為我們不僅準備好大砲和軍艦，並且也富有知識和能力』。

美帝國主義只不過更毒辣些，更陰險些罷了。美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在政策上沒有任何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侵略的方法有其特徵而已。

至于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商品與資本的輸出——最近幾年來特別突飛猛進，在南美洲的投資早已和英國的投資相等。但其發展的速度則超過英國的好幾倍，胡佛當選總統之後，便親身出巡南美，這更使美帝國主義在南美的經濟有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對非洲，印度，澳洲，南洋的經濟進攻不遺餘力，在中國的東三省已經有了顯著的發展。

美國帝國主義的自由與和平的假面具使得一部份人對美國發生幻想，但牠的一切侵略的事實與其暴行早已把這假面具揭穿了，全世界的勞苦民衆，特別是殖民地被壓迫的民衆已經認識美帝國主義的真相了。

我們若果研究美國在華的經濟地位，必須從兩方面來觀察，一方面是商品侵略，一方面是資本移殖。美國固然有龐大的財政資本的力量，固然極力企圖輸出牠的資本，但絕不會使牠放鬆了商品的侵略，相反的，商品侵略更形加緊。

至于輸出資本問題，因為美帝國主義要價太高，以至尚未引進大批美貨之注入，但已有的投資却也很可觀了。美國

在中國航空的投資，不但每年在經濟上可得許多利益，而且與軍事戰爭有直接關係。世界大戰一爆發，這一航空企業必然整個爲美帝國主義所用。同時鐵路的幾萬萬元的大借款久已醞釀；美國在華的直接經營企業日益加多。美帝國主義投資殖民地的野心，可從下面一段華盛頓評論中看出來：

『中國國民政府聘請美人爲顧問一事，與美國之關係甚重，……但美人亦須知中國改良鐵路及其他交通必依賴外款；如美國被聘各員果能成功其計劃，則美國理應予中國金錢之補助，但中國政府如希望達到此目的，亦必須明示外人，其果有管理全國之能力及管理方法盡美盡善始可』。

中國政府聘請美人爲顧問一事與美國的關係甚重，到底重在那裏呢？重在『予中國以金錢之補助』，這就是說，重在移殖其資本，以財政資本的力量統治中國。

美帝國主義對華的傳統政策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美帝國主義代言人，如新聞記者，政客教士，外交官之流，每每談起中美關係來，動輒以這八大字來自炫。『你看，我們美國對你們多好，在庚子的時候，我們阻止列強瓜分中國，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我們美國阻止了日本對華的獨佔，我們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乃是爲中國領土之保全。』美帝國主義的這種政策實際上是一樣的帝國主義的政策；美帝國主義的用心是在保全中國的領土完整的名義下

來反對英日的分割，而企圖自己來獨佔。其實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領土無日不在被瓜分的過程之中，實際統治中國的乃是帝國主義，中國的領土在名義上是相當保全，實際上却日見淪入殖民地的地位，因為各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所說如何對待中國好，只不過是一種欺騙與要挾而已。

其實美帝國主義的虛偽和平的面孔，在五卅運動以來已經揭穿了。美國派遣來華的海陸軍決不落英日之後，牠之鎮壓中國的革命運動和英日帝國主義是一模一樣的。

美帝國主義所以仍然沿用其傳統的外交政策，一面是極力欺騙一部份華人，一面是與其他列強，尤其是英日，爭奪中國市場的手段。滿洲在形式上雖為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但實際上美國的經濟與政治力量已經打進去了。葫蘆島商港之開闢兵工廠之投資，這與美國的財政資本有密切關係，在在都是加強中國殖民化的過程而與日本相頡頏。日本在東三省之暴行，美國便出來干涉，日本軍隊到了山海關，美國軍艦便隨之。

復次，說到所謂中美的邦交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美國對華的親善政策究竟建築在何種的理論之上呢？很可幸的，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都替我們回答了。有一個美國衆議院議員曾說：

『中國自與各國通商以來，迄今將及七十餘年，美國在此時期內，與中國之交往，始終以公正為宗旨

，雖美國亦曾與各國一律在中國享受以強制手段得來之特別權利，但實因為時勢所迫，事出于不得已耳，蓋不如此，非僅美國有損，實與中國亦未見有益也。』

是的，美帝國主義如果不侵略中國（即所謂享受以強制手段得來之特別權利），實與中國未見有益。

中美邦交就建築在這樣的理論之上：第一美國享受以強制手段得來之特別權利，實與中國有莫大好處；第二中國人好客，所以美帝國主義的新聞記者，商人教士，海軍陸軍，顧問，都來做客。

這些貴客到中國來，究竟給了中國什麼益處呢？說來多得很，任何人只要逐日看新聞報，就可以親眼看見這些貴客所給我們的好處；遠的不提，英日法等國的貴客的也暫不提，就看看美帝國主義便明白了。

一切帝國主義者都是如此，美帝主義當然不是例外。美帝國主義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之行動，表示反對，絕不是爲了中國之權利，而是爲了牠自己在滿洲之投資而起的爭鬥。

日本帝國主義欲進攻蒙古，俄國當然起來反對。真理報上對日兵在滿洲之行動曾批評道：『日本帝國主義之強暴侵略中國，已昭然若揭，而日相對美記者之飾詞，有若中國對日本先行挑戰者，欲藉此得以永佔中國之領土，而使受其蹂

瞞者，俯首聽命，旁觀者亦不得參入干涉也。致若一九〇五年日本將東三省由俄人手中奪回之論，更屬荒謬，日帝國主義之侵略東三省，乃田中之積極政策，近更變本加厲，乃欲造成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三省獨有之勢力云云』。又說：『蓋帝國主義各國既受經濟恐慌之禍，對華侵略之野心，當然隨之日增，各國互相利益衝突，勢所難免，且或日趨嚴重。蓋中國乃各帝國主義國家之最好市場，夙已窮困不堪，而又益以經濟恐慌之壓迫，更無由滿足各國之貪婪，勢非日加其利益之衝突不止。故日人此舉，在國聯間為一極關重要之事件，不獨使偽談和平者，多演一番戲劇，日內瓦舞台上之俳優，多捉一次傀儡，且必成為國際情形，即無日人此舉，亦已極緊張，况又興波逐浪乎』？這是俄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行動的意見，由此我們可知日俄在滿蒙之衝突程度了。

據倫敦與巴黎負責方面聲明，表示法英二國對於滿洲，均無採取與美國相同態度之準備，雙方聲明，均注重美國非國聯會員國，故地位不同，英方聲明，述及日本贊同滿洲門戶開放政策，法方聲稱，法國將以運用其「調劑勢力」于日內瓦為主。美國在以前為英法拉入參加處理滿洲問題，降及現在英法又看日本和美國之笑話了。

我們看出來，錦州之失，是國聯不管的一件事，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沒有實際侵入他們的投資地，因此，在國聯中不出來干涉牠。國聯是沒有能力來仲裁中日事件了，很明顯

地，祇有我們自己來解決自己的本身問題，依靠着『老大哥』美國是不成功的。

變

(續)

鹿 水

他靜靜地睡在牀上，昨天的往事，儘管一幕一幕在他腦幕重演，君鴻以往的圈套技倆，儘管一重一重湧到心頭。自己的前途茫茫，和對君鴻的疑懼，濃烟黑霧似的一團一團圍在他的眼前，「這怎麼辦呢？」他自己在問自己了，「今後究竟要怎樣辦呢！」

他最後好像有決心了，君鴻既有這樣表示，以往對他又很不忠實，何必這樣的自苦，就讓她走去好了，可是這樣決心，沒有三分鐘又搖撼了，他又想：「君鴻雖則如此，這是

聰明高傲女人的常態，對自己並不是不愛，」他又想「以後不見得再愛自己吧？現在人家有了對象，昨天的表示，還不很明白嗎！」他自己又在怨恨自己了；「現在的結果，不是自己早就預想到的嗎？你在感覺出她這樣的待你不忠實的時節，你就應該遠離她的！爲什麼等到現在來自苦，」可是他又想到：「自己以前何以沒有這樣思想，不過是在事到臨頭時節，離棄她的決心，往往不知怎的會消散，尤其是在她頑嬌贖罪，尤其是她的櫻唇送在你的口邊，有時竟自己的熱淚垂在眼邊，而亦不忍一字責難落在她的身上了，以往種種，何嘗不是一件如此！」他結果自己在歎息了：「這次結局，還恐不過如此！」他覺到女人對男人的偉力，他覺到他現在正是許欽文趙先生的煩腦中的主人翁，究竟明天要持怎樣的態度呢？結果他想：「明天再說！」

他這樣儘管想，他的頭腦已隱隱作痛了，看了看窗外，已經是晨光曦微，枝頭上有幾隻小雀在啾啾，不久他又聽見院裏很快的腳步聲，接連着是很清脆腕轉的說笑聲，他想這一定是趕早車回北平的學生，他偏着衣下牀了。

他想君鴻昨晚沒來，今晨一定早早來看他，他只有靜靜地等着，殷殷地盼望着，這樣過了一個多鐘頭，院落裡沒有一點聲息，不久校役給他送進水來，他正在洗臉的時候，時櫻如真又都惶忙的跑來，爭着問：

「君鴻昨夜甚麼時候走的？現在還甜蜜的在睡，我們叫

都叫不醒！」說了她們又對着笑。

「怕是昨晚的會時間太長了吧！她並沒來。」

「哈哈，您正想窺我們，我們到寢室的時候，本班的代表早都在牀上做夢哩！我們還想來偷聽你們的情語呢！」如真又向他開玩笑，

「實在沒有來，你們走後我就睡了。」

「誰相信，看您的眼亦不象昨夜安眠，你們的事我們不管，您趕快洗臉罷，我們還等着您吃點心！」

在他們吃着點心的當兒，君鴻鼓着腮膀走進來。

「小鬼們，人家還在夢裏，便把人家鬧醒，你們都起這樣早做甚麼？」君鴻半怒半笑的向如真說。

「真是闊小姐，日上三杆還說起的早，可是畢業生了，沒人敢管，你知道步漁哥半夜就起來等您嗎！」如真還沒有說完，今燕便把她推開，連笑帶罵的說：

「算了裝昏罷，人家兩人半夜裏還在說情話呢，沒有睡倒起來什麼？」說着又向君鴻：

「就說您就在這裏吃點心罷：今天天氣多好，吃完我們好商議找地方玩，」君鴻却不肯在這裏吃，推辭說當着人張不開口，她的冷淡，又給了他一番打擊。

結果他們都讚稱到運河玩，在學校正舉行紀念總理儀式時，她們都悄悄地走出了學校，走到街上君鴻又說天氣冷，又說走不動，他聽了這話，又覺淒淒冷意，襲擊他的週身，

今燕如真時櫻，故意拋下他們二人在前面走了，他只得同她遲遲的在後邊走，這樣沈默規矩的態度，倒是他倆認識後第一次，他想到這點，煩悶裏撞出笑容了。

緩緩地步出東門，漸漸地現出淒涼的景象了，農民的茅屋孤零零地若續擺在路旁，担着菜趕驢的鄉民，一隊一隊往城裏走，比起南方洗足草履的農民，又是一番景色，路上的鄉民，都不斷把帶着驚奇的眼光，拋到這一對男女身上，前邊的一個人，亦不斷的回過頭來叫他們一聲，他倆却始終沈默地順着大路慢慢走，

渡過了一嶺土坵，前邊的一個人漸漸看不見了，一道平靜的運河展在他倆眼前，微帶寒意的冷風，時時捲起地上的黃沙，吹拂他們的身上，一片一片的蘆葦，戴着枯乾白色的鬚穗，在風中飄蕩；遠遠看去，好像盛夏的麥浪，離河岸較遠的地方，一望都是衰枯荒草，承受着淡淡的日光，運河中流，間有載貨的笨舟徐徐前進，有三四個船夫，用很長的繩子引舟身在岸上走，亦不斷的有幾隻空舟，錨在河流兩岸。他倆看着這冬初野景，但都像有好多心事盤據心頭，

「這三個孩子跑到那裏了」他徐徐向她說，她便指着前面停在岸邊的孤舟說：

「那邊船艙裏似乎是他們三人，你看，那不是如真的帽子在搖動嗎？」他倆說着走近船邊，果然是她們三人偷偷地躲在船艙裏，却不知她們是爲了甚麼，三人打在一處，船不

住的在水裏搖動，看見他倆走到船邊，忽然一齊跳到岸上，又往前跑了，如真却不斷的回過頭來說：

「您倆不要趕我們，我們三人要說情話哩！」說着三人又跑到很遠了，他和君鴻都笑了。又向前走了幾步，一個大些的船停在河邊，船的後半部，在艙上用布釘了一間棚子，裏面有位壯年婦人在煮飯，爐旁邊有兩小孩玩戲着，在棚子外邊，有位年高而很健壯的老人，在打葦簾，看他們那樣生活，倒是很陶然的，老人很和氣，請他倆到船上看，並且要給他倆煮水喝，他倆詢問了老人一番江上生涯，都覺很新奇有味，兩人間的薄霧，似乎又消散些，她垂着兩腿坐在船頭，指着她的身邊讓他坐下，他倆靜靜地坐了一忽，他看她態度緩和了，便想把兩人間的難關，平穩度過，只要她肯承認她的疎忽，不和她的朋友往深密走，他便想將這番波浪輕鬆的放過了，在他的想像中她一定還用以往故智，來給他一番溫柔。

「君鴻，您知道我這番回來是爲誰？」他想使她喜歡，故意這般笑着向她說；却想不到君鴻忽地裡收了笑容說：「我才不承認是爲我回來哩！」她這嚴厲的言詞，引起他胸中匯聚了一日夜的積奮，他亦怒恨恨的說：

「真想不到這短短四十天裡，您會變到這樣！」

「我變了嗎？自己却不瞧瞧自己的尊容，是否像巴斯祿登！」

「C大學那位先生尊容好！總之不用說了，人家有了知心的朋友了，你活該被擯棄！」他的怒奮益止不住了！便這樣恨恨的罵自己。

「你想擯棄我，就請乾脆說出來！什麼這個那個與我何關！」她雖這樣的說，表情是似乎察覺了，這時他真覺到痛心了，淚亦再忍不住了，他含着淚音顫聲的追問：

「君鴻，你都這般的忍心嗎？我們這次聚晤，你待我冷酷到什麼地步！您是太聰明了，您却把您的愛人當作小孩玩！他真真的那樣傻嗎？他乃是爲了您的喜歡！你以前的玩弄我都知道！你近來的交際我亦都知道！您快快的說出來罷！我是一切都會原諒您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應該請人原諒的事情！」她這時亦流淚了！可是她這樣倔強的表示，刺傷他的心了！他想到自己這樣遷就她，她都不肯一些低頭，她作了這樣對不起自己的事，承認都不承認，這還不是明白表示要和自己分手嗎？『沒有骨氣的男子，你還要迷戀作什麼』！他心裡這樣的罵自己！

他把熱淚拋在河裡，模糊的眸子，看着一雙悲淒的倒影蕩漾，心裡却又想起以往事蹟！一切盲目的熱愛，一切對她的退讓遷延，便是這次事變的根源、自己不是很明白她這輕薄豪放的性質嗎？妹妹不是幾次顯明的警告過自己嗎？這時還能怨誰，不信女人的力不能反抗！他想到這裏時節，一隻

溫暖滑潤的手握着他了，她的怒氣消退了，轉身向他低柔的說：

「您還生氣嗎？我自己並不承認他們配做我的朋友，亦不值您生氣哩！」

「我知道你是有苦衷在，我很想原諒您，但是這樣的事你應當告訴我，愛情是不容有半點隔膜的！」

「您還不知足嗎？我的一切都屬於您了，這樣隨風飄散的一些餘音，難道您還吝惜嗎？」她倒在他懷裏，姿態愈形嬌媚了。

「君鴻，只要我還愛您！慢道您的身體，就是您步痕足跡，我亦不願讓人來拈辱！」他的怒氣雖然未散，可是因為她的溫柔，話亦漸趨柔和了。在這個當兒，一羣大魚在船頭掠過，君鴻忽然指着魚呼着他的名子說：

「呀，看紫魚！」

「紫魚嗎？紫魚要脫離你鈎頭誘力了！」

這天天色昏黃的時節，南通車站，有四五位活潑的女生，送着一位暮氣沈沈的青年，這青年登上龐大的火車，舉首四望，覺着T城沒有從前那般可愛了！



總理誕辰後兩日，君鴻早晨在T城接到這樣一封信：

君鴻女士：

您覺得這樣稱很新奇吧？其實這樣清淡的稱呼，我們真

是好久不寫了。我們通信以這樣的稱呼始，現在要以這樣稱呼終，要是做小說的話，這不是很合章法嗎？

君鴻，您聰明到絕頂，竟還沒有脫去常人俗色，運河濱上，您洒下最後俗淚，表示了媚弱柔情，你常識爲庸人的紫奮，這時敢冒犯的叫您一聲『俗物』；你富有誘惑的鈎頭，亦有失去魔力之一日！

君鴻，您以往展示我的高策，我都一一印在心頭，您至今還認爲您的庸人是陷入圈圍而不自知吧？其實您錯了，你的陣式，我看的很清理！不信嗎？我給您寫出來看：

我們第二次的幽會，您還記憶吧？黃昏時候，我倆市場聚餐，清靜樓隅，您曾向我哭訴哀情：您報告完了您的舅父強迫您與協和某君訂婚，便用眼淚安慰我不要爲此事傷心。君鴻，這是否您設的圈套來試驗我的心？那時您舅父是否爲您提親！協和某君是否果有其人？您問心當能自知！君鴻，您太幼稚了，和人家通信不過三封，見面不過兩次。這樣的試驗，未免太早了。可是我知道這是您對我一片熱心，所以我很溫貼的安慰了您。您的家庭情形，我早已清楚。家况清貧與夫環境惡劣，這並不能染惡絲毫，您却不時向我炫耀你的富室高門，君鴻，您要明白，您的父母在十個月內雙雙棄世，你家裡一物無存，您能變賣了家產來葬送父母，單身獨馬，跑到社會來讀書。您告訴我這段巾幗奇蹟，我當怎樣來崇拜您，豈不比您炫耀家世光榮多！君鴻，這些我都原諒

您，自尊好勝，青年人誰不如此。況怎這樣聰明傲物的人嗎？暑假後我倆重相聚首，您曾向我表白，說我倆分袂期內，是不會出戶，可是我們西四散步，您却告訴我這帶地方怎樣熟習，每晚同您的學生各處徘徊，花枝招展的麗容，怎樣引人注意，前後矛盾，恆不自覺，暑假中給我寫信，曾在信裡，幾次表白爲我繡枕之苦，並謂一雙鴛鴦如何難繡，不知者不知怎樣巧奪天工，其實所謂鴛鴦者不過粗描輪廓而已。這次分別，您往南京寄我信，前信言面黃肌瘦，想我將病，後信言既白且胖，靜待我回，這些瑣事，述不盡述，可是追究源因，都出愛我，我很能諒解，而且感謝，我曾聽到好多流言責難您，可是我從未置之一顧。

這次事變，您若事前告我，只要您的對象完善，我就流着眼淚亦要幫您們的忙，即便事後告我，我亦當諒解您一切，可是我竟這樣區區之願亦未得賞！君鴻，我不是已向您說過嗎？只要您把這事的始末說出，一切當雲消霧散，然而這樣微願，您竟沒有肯遷就，這是不是您太忍心？

君鴻，我倆這段好夢快要醒散了！我倆的甜蜜時期就要結局了，在我們悲慘分袂時節，我可否溫一溫以往的甜委，盛是傍晚，我倆曾北海划舟，我們把小舟划進碧蔚森森的荷花叢裏，斜皖着夕陽，同唱共歌，在微風飄香的蓮叢裡，您是怎樣的向我宣誓，您是怎樣的哭訴您的衷情！君鴻，您當然還記得！可是北海碧水依然悠悠，您的誓言那裏去了！您

當然還記的：那次划舟，我曾贈您一柄粉色洋傘，您接着那傘是怎樣的喜歡，並且深誓終身要和牠相伴，在我們那夜分散的時候，我曾喟然歎息着說：「我真該把這不祥之物贈給您，「傘」「傘」這不預兆我倆一生多「分散」您？」您却怒恨着責我不該故意說這不祥話，您的靈機一動，遂又滿面笑容的俯在我懷裏說：「請您把「粉洋傘」三字念兩遍，這是不是成 *fiancee* 的譯音！」您說到此處，把聲聲放到低不可聞，却笑着嬌責我是什麼用意，君鴻，這樣的情節，您還記得嗎？把我兩運河船頭的一雙慘影，來做我兩北海舟中的比照，豈不亦很有趣！可憐的那柄傘，不知您拋棄到那裏了！我兩却終於一散了！

君鴻，您不是還曾說過，在某種時期，要把我兩的通訊，印出一部「漁鴻情書集」來給我們的朋友看嗎？好，這篇東西便是牠最後一頁！相識五月，來往書信已有七十餘封，似乎亦應該結束了：續集的名兒恐怕是「口鴻情書集」了，不知我可有幸運來讀！

漁究竟是位庸人，寫到此處，深深的悲意又襲入心頭。好，我兩就這樣結局罷，視您飛騰宏途吧！那日倦馬回來，設仍念及您的紫漁，您的紫漁仍當用過去對您的忠摯來接待您：在這陽關背馳的時節，再向您祝聲珍重！

紫漁淚拜

君鴻看了這信，似乎有些驚訝悲痛的表情，即日午後，

她又接到一封快信，却又淡淡的浮出了笑容，那信很簡單的這樣寫着：

君鴻愛妹：

漁是怎樣的失悔，在他那封信投郵後，君妹在 T 地那樣焦念着樾的漁，漁却這般忍心的氣奮樾！

我真想馬上飛去安慰您！您千萬不要爲這封信傷心！這是在醉後寫的，並且您要原諒，這正是我對您的熱誠！好，明天一早，我便到那裏慰問您！

您的紫漁

讀者通信

(一)

江紹原

突進雜誌社諸君：

我覺得我那一毛錢不算白花：貴刊第二期魯濱的譯文雖然沒加增我對於唯物史觀者的人類宗教演化觀的知識，它却是我所碰到的關於此題的第一篇，簡約扼要的文字，必要時可以介紹給旁人的。翻譯有幾處似乎欠妥。面十一，『又以這個的研究，來解釋太陽所化身的將死亡的和復活的神的神秘崇拜的普遍的蔓延（埃及的蒂翁尼斯，巴比倫的法摩慈，富利基的阿蒂斯，波斯的米脫拉

)。』括弧前面一長句，必有譯錯或印錯的地方，雖則它的意義我大致能猜出。括弧中「埃及的」與『蒂翁尼斯』之間當有脫誤；『法摩慈』定係 Tammuz——不是 Fammuz。

面十二『舅達司』和面十五『舅達』，不如沿用舊譯名「猶大」和「猶太」。面十二『岳來姆的預言家』，通譯「先知耶利米」。

原著者 Fingert 是何國籍，又原文出於何書或雜誌，均請示知。魯濱或旁位如果知道有什麼唯物史觀者所著的宗教全史或宗教進化論——無論是哪一國文字的——也請見告。

順頌撰安。

江紹原

二十一年一月十四燈下。

紹原先生：

來函已交魯濱君；請其直接答覆。特此奉告。

編者

讀者通信

(二)

化 一

突進雜誌社諸先生：

我與你們談話，首先在下面表示我的資格：

半年之前我是東北兵工廠的一個工人，事變以後，來平投入東北航空軍。我們的生活也非常的簡單：身穿一套棉軍衣，有七分大洋可以度一天的生活，這邊押了三個月的餉了！

今天到書店去繞了一次，看見一本最近出版的突進，這刊物底價值的確不少，我看了它的創刊序言，我想信它將來的生命是活潑的，且在不久之將來定要受一般人的歡迎。當

時我很樂意興奮的讀下去，但是書店的老板不允可再往下讀了，因此我只好放下而去，這原因就是現在經濟不允可我來購書。但是腦海中所印的印像它總是作怪，那末它的具體化就是引起我寫這封信的提筆。喇，先生們，請不要見笑啊，隨身沒有方便的書寫文具，這是環境來決定的。

先生們，我們平素是不得出大門的，今天是假日，明天又不得自由了，與我遭共同運命的舊工友尚有八個，也在這裏，我向他們提及貴刊的價值時，他們也喜歡一讀，但是，這不是平空可以得到的，雖然這刊物售價很廉，我們目前的環境還是不允許我們來讀它的資格。暫時與旁人借錢還借不到，就是借到恐怕還沒有去購買的時間呢。

先生，在這樣情形之下我才來接近你們呢，希望你們先寄來一本，在明天的二次信再把款與你們寄上，你們以為怎樣？如果先生能接受我的請求，那我感謝極了。

最後，我還希望，不，我們工友們也還希望與你們進一步的接近，再談，祝你們興奮的來工作！

楊化一啓 三日

不信天堂和解脫，
不信地界有靈魂；
也不信僧侶的儀文
會生出什麼報應。

聖火供祀，三吠陀，
三杖懺悔，把灰塗，
從無智無勇的人們，
來榨取生活的糧食。

若說供獸祭時所宰的牲畜，
可登天國的堂府，
爲何祭主不殺親父，
把他送到淨土？

若說供奉祖先的祭祀，
能飽死人的肚飢，
爲何不給路行人飲食？
如果下界供奉的施與，
能在天國生出恩惠，
爲何不惠及凡人的倉庫？